



外人傳

水元 著

人們可惜的，
不是脫離落英，也不是併入京華，
而是過去的十八年，
已習慣了置身於這段三角關係，
日後缺了一角，
恐怕會沒趣起來了。

伊姑娘，這是給你的新年禮物。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錄

前提	4
外人傳回目	10
第一部	21
換季	407
第二部	415

前提

（前提與故事發展關係不大，若看官未讀過前一部曲——迷人記，此段可以跳過，從第一回讀起。）作為毫不相干的外人，同枱吃飯已是破格，並未邀請留宿一夜，只屬情理之內，外人亦未自討沒趣，吃完甜水就散了，尤其是聽去許多家庭私密，再要裝作沒事一般去相處，就更沒趣了。

那些家事如此尷尬，可謂當局者窘，旁觀者趣，外人回家路上獨自回味名人與爹娘、臭婆娘的對話，似乎當中有數之不盡的餘味，於是把買給名人的甜水給忘了，直至回到旅館要騰出手來找鎖匙，才留意到這碗涼掉大半的甜水。

進到房間，外人乾脆喝光甜水，然後扔掉垃圾，就似從沒買過一樣……

外人該後悔如此簡單就回到客棧，因為在房間根本沒事忙，衣服未乾得可以收起，時間未晚得想去就寢，之前用以打發這段時光的活動已告終，稿件交到名人手上，一鍵定音，胎死腹中，實在太過草草收場了。

夜闌人靜，外人打開廣播，正在播放龍港的流行曲，聽了一會，慢慢跟着哼起來，那是一首舊曲子，講述一個姑娘在思君，想知他何日再來。

此曲早在新世界時已聽過，當然新世界廣播不會播放龍港曲子，那是外人為了學習龍港話而找來的教材……外人花在這門外語已有好幾年了，才能學到當下的程度。

如此大費周章去學一門用處不大的外語，外人並非有志研究龍港文化，他只為了瞭解說這門語言的人，並且是千千萬萬人中的一個罷了。

這位讓外人吃盡苦頭的人，名叫方糖兒。方糖兒祖籍龍港，父為外籍水兵，母為本地侍應，因一段風流債而出世，卻未成為壞帳，二人最終圓婚。方糖兒幼時居於龍港，其後與父母前赴新世界，家境一般，年少時便知讀書圖強，最後也強不到哪兒去，在一家三流報館工作，外人便是在這期間結識她。

待了幾年，方糖兒自知憑其才智圖強並非上策，卒之憑藉祖宗餘蔭突圍，亦即其姿色，在一個發佈會被城牆街交易大王相中，當了一個小秘書，即只管私事不管公事。方小姐出於汗泥而厭汗泥，莫說水手、侍應，連報館中人也不在垂青之列，不過為了顯得不忘本，偶然碰上同業也會垂憐一下。所以外人才決意發奮向上，晉身城牆街的銀行。

外人已很久沒有聯繫方糖兒，雖說離開新世界前曾約定互通音訊，但當時想法是名成利就才回去找對方……如今城牆街的工作辭去了，跑去當兵，但直至戰事完結，也沒立過顯赫戰功，就此回去，也不會找到什麼優渥差事……連原地踏步也稱不上，人生正在倒退，名成利就更是遙遙無期。

在龍港街頭見到一些玩具徽章，幾可亂真，便買來一個別在胸口，好讓名人羨慕一下，不過如今，除了回味名人羨慕的神態，也沒有更多事情可以回味，或讓人羨慕。

那本寫得半調子、有頭無尾的小說更叫人難以回味，仿似在一場盛宴吃得大半飽後，卻把飯菜全吐出來，於是每次回味那頓盛宴，只記得嘔吐味道。

於是乎，新世界的一切於外人而言，不論事業、愛情、公職、嗜好，統統都半調子收場，而人生還未過半場，才三十有一，不能輕易欣賞缺憾美。

外人在房間默了好久，雙腿撐在桌上，把椅子當安樂椅般前後擺動，流行曲已播了好多首，而且那些真正流行的曲子，不是外人當年學的經典金曲。其實一旦成為經典，就不應稱為流行，但龍港總是例外，經典金曲總是隔一段時間又流行起來，以至大家都忘了那首曲子屬於什麼年代……此時，又一首曲子播完了。

正當外人起身準備關上廣播，卻播出一首令他住手的曲子，那首曲子很特別，不是情情愛愛那種腔調，用詞也典雅，倒像歌劇的序曲，氣勢磅礴，旋律明快。

廣播員在曲子結束後介紹，這是一個劇集的主題曲，改篇自大俠作品。

龍港不盛行歌劇，只有劇集，開首總伴隨一首主題曲，相當於歌劇的序曲。

早在新世界時外人已讀畢大俠作品，而大俠也封筆好幾年了，其創辦的俠報倒是越益壯大，旅館也有提供，就擱在門口旁邊，外人便前去拾起。

俠報不負其名，與別些煽情報章壁壘分明，向以砧貶時弊、揭發黑幕為任。這作風乃其風險所在：隨時得失廣告客戶，亦難吸引一般讀者；但亦是回報所在：獲知識分子捧場，儼然業界的榜樣，大俠這名堂才叫得響。

外人當年學習盜文，不過為討好方糖兒，豈料幾年下來倒學出點趣味，早就勝過方糖兒的程度，能讀

些長篇小說，甚至略懂書法之道，當年曾為她寫過一篇生日歌……算起來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不知方糖兒可有保存其墨寶？即使有，亦可能被蟲蛀壞了，即使未蛀壞，方糖兒已忘記有過這幅字，即使某日念及此事，也不會取出來重溫這位故人的禮物，說到底，在她眼中外人是個毫不相干的人罷了。

俠報頭版是一些本地新聞，也就是一些外國人不在乎的事件，所以看起來多嚴重也好，外人也是看看標題便算了；其餘版面亦不見得有趣，即使是奉旨有趣的版面亦然，也許知識分子就是不喜歡有趣。

一直翻到與知識分子最不相關的版面，也就是招聘廣告，外人才開始細閱；其實為五斗米折腰的知識分子，已不太夠正統了。

招聘廣告載有各行各業的職位，也包括俠報內部空缺，外人剪下「外文版編輯」的啟示，便着手撰寫求職信，並留下旅館的聯繫資料；把求職信交給門房寄出，就回到房間就寢。

這一夜睡得很香，不再為方糖兒而輾轉反側，沒有為佚名小說而夜不成眠，沒有為離開老家而思鄉病發，沒有為名人家事而再三回味，伴隨外人進入夢鄉的，只有那首武俠劇集的序曲，以及牙縫一些甜品殘渣。

接下來數天外人也睡得很香，看得出是懷着期望入睡，卒之等到報館回覆要他面試。

面試前有筆試，筆試是把大俠前一日撰寫的社論翻譯成洋文，亦是錄用後的任務。編輯很滿意成績，便決定聘用，這任務帶點榮光，薪酬即使略低，外人也高高興興簽約，翌日正式上班。

幾個星期下來，外人覺得這任務太閒，不時幫忙其他編輯，還是覺得太閒，於是這天來到老總房間：「老總大人，恕我不自量力，可有個欄位給我寫寫，那些編務幹多了真有點悶。」老總沒好氣：「我想全報館就你一個悶到發慌。」「我在這兒無親無朋，就是嫌太多時間。」「那你想寫什麼？先旨聲明，你沒名氣，給不了你多少錢。」「我嘛，想寫連載小說。」「哈，寫哪一類？」「武俠小說。」「唉，珠玉在前，就別勉強了，吃力不討好呀。」「那麼寫什麼好？」「愛情小說。」「姑娘才讀的東西，我沒什麼興趣。」「那亦由得你，別說我不給你機會。」

外人想了一下：「那麼，我就試試吧……連載多久？」老總：「你寫好，我從頭讀一次，才決定是否連載。」外人：「好的，我想大概……半年後交稿吧。」

此時外人已租了個小公寓，這天回到家裏，就開始了寫作大計：「這是一九七九年的龍港，仍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但快要歸還了。至於誰何時還什麼給何方，這是一連串問題。相比起欠債還錢的天經地義，這種借法有點胡混，雖然胡混在龍港也是個常態：

這是一個以文字運作的政治時代，這是一個充斥數字的經濟時代。這是一個百年帝國收藏的瑰寶，這是一個沒落帝國覬覦的瑰寶。這是一個巨大陸地的邊陲，這是一個巨大海洋的小島。這是一個外國人窺探古國的窗口，這是一個古國人走向外國的大門。這是一個創造事業的大擂台，這是一個寸土不讓的小舞台。這是一個千金一擲為求海景一角的摩天城，這是一個臭海環繞的城。這是一個求學為求財、求仕

為求名的名利場，這是一個只有現實的夢才能實現的夢工場。這是一個八方雲集的熔爐，這是一件面面不利的刀刃。這是一個熱情投機的貪婪市場，這是一個買金儲糧的恐慌市場。這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法院，這是一個大縱小擒的法院。這是一個慾望畸型的大觀園，這是一個簡單純樸的小漁村。這是一個吃喝玩樂的天堂，這是一個無災無難的福地。這是一個東西教派擠在一起的大廟，這是一個求籤借庫搶頭香的樂園。這是一個貪新忘舊當進步的社會，這是一個復古懷舊當時髦的社會。這是一個無事生非的新聞工廠，這是一個不了了之的舊式家庭。這是一個用金錢解決問題的交易所，這是一個因金錢產生問題的是非地。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資本。這是一個什麼都會變化的時空，這是一個誰人也不瞭解的時空。

總而言之，這不是最好的時代，也不是最壞的時代。

思考這個城市的角度，用歷史眼光太抽離，用評論眼光太嚴肅，用傳記眼光太局限，用散文眼光太瑣碎，反而一些四不像的東西，例如一本外傳，並且是一本愛情武俠兼備的外傳，才是恰恰好……

外人傳 回目

一、君臨邊界街	仕求特派員
二、利好慧眼識	桂芳寂夜遣
三、田契困期限	帥印落誰家
四、快駒撼頑石	盛宴擺公堂
五、初啼輕試爪	已洗慎亮掌
六、探索超塵境	出脫清泉澗
七、綠慳紫禁巔	秒會蕪京王
八、懶管軟綿功	巖打美麗報
九、鄉紳創先河	蠻夷捲烽煙
十、訓誡鬢眉婦	進攻福厄島

十一、奇兵折枯枝	敵愾化壁壘
十二、旗鼓瀕偃卧	台階速搭建
十三、鳴金反拔劍	謀義倒幫忙
十四、貴妃遭唐突	俠士來表態
十五、現狀壓移交	強勢促征伐
十六、吐珠脅操戈	合璧奈破罩
十七、鷺蛋欲長保	隍廟須勤禱
十八、書友詡非賊	史冊篡更劣
十九、微醉淺櫻酌	錯蕩任柳巷
二十、耳語幾惹禍	舌戰乃辨正

二一、烈陽勇武流	絕地和理飛
二二、互搏挫滙價	一怒摧官運
二三、賦閒逢故知	償願入新航
二四、商賈撤退潮	議院晉昇途
二五、攘亂阻奏章	煽風賴居權
二六、借刀愛共營	鍛羽使節團
二七、匪謀喪鋤奸	梅松隱招安
二八、顏墮唯抑恨	凱旋靠叨光
二九、陰濕乘黑靄	久旱通晚燒
三十、簽署緩手日	繡絹偷步時

三一、明脩英雄帖	暗度雙花典
三二、罷鬪太平年	聰辦滅門源
三三、叩關鏤鐵幕	催款赤字司
三四、楚腰左右陪	險要東西闖
三五、青樓爽收債	春宵坦付息
三六、末路窮餘惡	壞帳憶他慨
三七、悉耗歸似箭	遇狼避其鋒
三八、茂林憶提孩	廢墟擁離親
三九、單騎結旅程	焦點展方向
四十、循序推民主	搶前聚衆望

四一、群小各傾軋	首富應扶植
四二、二船爭解纜	鴛鴦借殞命
四三、舊誼易寶扇	旁述留妙棋
四四、盟誓納川海	指揮驚蛇棒
四五、德祐惜暴卒	莽令幸急刹
四六、崩市何用忍	瀆職不堪悔
四七、斯城獨憔悴	片天我尊大
四八、高僧話禪機	秦斗耍豪傑
四九、協約擅畫押	諮詢歪動腦
五十、順翼迤直選	調案呈基委

五一、殘荷剝擎蓋	薄倖潛蝸室
五二、仁者見糖果	邪魔視砒霜
五三、威虎豈忌器	狡狐亦逃鼠
五四、啞巴詠黃連	傀儡甩紅線
五五、捨生訣牢籠	慙靈集廣場
五六、穀雨逼攤牌	立夏拒掉頭
五七、乏力挽狂瀾	燃萁責泣豆
五八、剪草未除根	縱火又燎原
五九、茅廁喻江湖	酒棧捕倩影
六十、揚帘露真相	毀目剖丹心

六一、近衛開外鎮	私藏鎖內竊
六二、藕斷橫沙漠	絲牽繫薔薇
六三、凶宅趁低撈	疑竇必深究
六四、猫哭劉悲假	鯉淚自欺善
六五、飄泊埋復熾	失踪掩尋短
六六、鴉佔荒雀巢	妻承亡朋伴
六七、婚慶擇吉辰	浸禮滌穢身
六八、嫁鷄徒賭氣	隨狗因贖罪
六九、綠葉襯閨密	誘餌勾情郎
七十、忤逆回浪子	撒野冠沐猴

七一、震雷恐神罰	喜燭將魂祭
七二、忘憂甜蜜遊	嗜血龍蚤跳
七三、丁香策引焚	丑月屋添綺
七四、鄰里設戲局	枕席翻醋瓶
七五、騷人按古曲	墨客陳闊論
七六、導琴雅弄弦	放犬硬上弓
七七、改朝遺賢臣	換屆浮秘函
七八、揭疤溯履歷	撇憾接懷胎
七九、魚鴈載道貌	裙釵證岸然
八十、翡翠玄能返	琵琶補難完

八一、同簷温鎖碎	分舵析際崖
八二、怪盜尚訪獲	仙侶早散別
八三、浄土緊守護	樂園暢逍遙
八四、振靜貫漏網	執迷縮堅殼
八五、妬皎終捨熄	茶涼妬奔走
八六、跟尾圖跨檻	繼志甘效顰
八七、坐看爐竈起	默受筋骨鬆
八八、為雛狠背母	作父懇祈兕
八九、有事鍾無鹽	疏戚施雪蓮
九十、冷笑浪宿怨	猛治抗沈疴

九一、病榻俟佳音	棄粟斜勻秤
九二、苟活可數壽	漸響歡併鐘
九三、三窟兔待發	沒脚鳥倦還
九四、免死逐盼恩	駕鶴趕跪羊
九五、諒彼如恕己	撫今當追昔
九六、瞞昧苦帶酸	幻夢缺全圓
九七、諧譎演鬩牆	寬赦含混水
九八、愧意慙認責	塊肉勸消念
九九、兩代榮送迎	此世實言行
一百、伊思多珍重	莫名逝韶華



第一部

第一回 君臨邊界街 仕求特派員

客棧位於龍港半島區，邊界街十九號，樓高九層，每層七間客房，為方便客人上落，一般由最低層住起，今天生意特別暢旺，一位西域來的客人，需住到頂樓最後一間客房。

這位西域客拿了門房鎖匙，對安排並無不滿，儘管揸着個大包袱，又提着好些物事，還是快步完這九層樓梯，可見其輕功不俗。這邊界街客棧屬小本經營，沒有小廝代勞提拿行李，但住客一般沒有埋怨，一分錢一分貨，公平交易就夠了。

西域客推開兩扇門，進而推開兩扇窗，一股強勁涼風，吹起一頭金髮，一片繁華市況，盡入一雙碧眼。街道短短窄窄，招牌形式，行人匆匆忙忙，馬車吵吵鬧鬧，還有許多高高瘦瘦的塔樓，擠得整個景觀密密麻麻。

雖然身處頂層，仍有許多塔樓較之更高，擋住了不少景色，然而那些景色，也不過是其他塔和路，要看山和水，還是離得太遠，或者得再上幾層樓。

此時小二敲門，問客官可需用飯，小二洋文有限，這些日常對答卻很熟練，只有西域客的名字讀不上來：「賀金先生？學瓊先生？霍京先生？」嘗試了幾個類似的音節，表示自己並非完全不懂，使盡渾身解數也顯出誠意。

三個名字的發音也算正確，但當作中原名字的話，第一個太俗氣，第二個太文雅，第三個像西洋髒話，西域客側頭想了一下，乾脆以龍港話說：「喚我何君便好。」小二「啊」了一聲，沒料到其龍港話如此流利。於是何君便讓小二打點午飯，又打賞他幾文外幣，小二便高高興興的去了，自是慶幸何君沒因會說龍港話，而學似龍港人般吝於小費。

這個隨意思出來的名字沒什麼意思，就似陳君李君那樣的簡稱罷了，也許洋人的名字沒所謂意思不意思的，便把這習慣沿用到中原名字，只要不與討厭的人物撞名就好……當然，初來貴境人生地不熟，都懂得得幾個討厭的人物，至於哪些名人會變得討厭，就更難預料了。

何君此行到龍港大有文章，在此無需按下不表，故弄玄虛，所謂文章便是放在背包的一些著述；他過去一年思考出好些訣竅，自覺不遜於中原俠士，便來此地一試身手。

客觀而言，那些訣竅稱不上什麼絕世武功，不過以京華派為脈絡，落英派為架式，又滲一點花旗派的技藝，櫻花派的神髓，集各家之小成罷了。幸好，在龍港如此「入世」之地，「絕世」之事物反而沒有市場呢。

龍港以落英、京華兩大門派的勢力為主，京華在江湖中淵源流長，曾有千百年稱霸中原之光輝，然而近百年又衰落得無以復加，不僅受遠近諸派欺凌，派內也是傾軋不斷，以至中原殘破，民不聊生，龍港亦是期間喪失於落英派手中。

喪失之時龍港不太起眼，現已成了個重鎮，全鎮由一個半島，一個離島，一個海島組成，邊界街以南及海島為割讓區，邊界街以北及離島為租借區，合共已被落英統治逾百年了。

直至近幾年，京華出了一位新掌門，人稱燕京王，終結了派內亂狀，由前十年自封門戶之態勢，逐漸對外開放中原諸鎮，頗有一股新氣象，令各派對此千年古派之心法，忽然另眼相看，不止以慕古心情去看這個「古墓派」，替之以一種強鄰復興的眼光看待，亦即試圖從中獲利，或者從外壓抑。

落英派的歷程與京華頗有類近之處，只是將京華歷史濃縮起來：光輝了兩百年後，自「二次武林大會」後開始衰落，至今已三十餘年，由一個稱霸半個江湖、支派遍佈天下的超級大派，變成統領幾個小派的次級大派。

當年屈服在其絕技「落英神掌」之門派多不勝數，包括菩提派、楓葉派、樹熊派、檳城派，還有一些草原、大漠的門派；觀乎其總舵位處之三蘭島，即英蘭島、蘇蘭島、北愛蘭島，其面積亞於所降服的任何一個派別，更不得不拜服落英神掌之奧妙。若非在二次武林大會遭白林派重創，三蘭旗會在這些地方飄揚至今。

這些地大物博的支派現已自立門戶，幾個比三蘭島細小的派別，則樂於繼續受落英派庇護，龍港即其一也。

龍港百姓雖以中原人為主，但官府要職均為西域人，舵主及三大宰相：管政事之幕僚長、管律法之典獄官、管庫房之財神爺，均由總舵指派，元老院、弟子院的議士則在當地委任，中西人士也有。

除了官民之分，百姓又可細分，有些擁戴作為宗主的落英派，有些擁戴入主中原的京華派，有些擁戴撤至寶島的梅花幫，但大部份擁戴的是逍遙派，他們信奉的教條是自由生活，懶理那些眼見不到的幫會

派別。

所以有這麼多逍遙派，主因是十年浩劫過去不久，百姓聞門爭色變，那些從中原逃難來的更是見過鬼怕黑，最喜龍港與世無爭，即使他們來時身無分文、生活困苦，但鮮有回去中原的。

其餘外派人士也不少，西域有花都派、白林派、鐵幕派；東洋有櫻花派、南蔘派、花旗派，來此旅遊經商、弘教授徒；花旗派乃江湖當今最強之派別，何君便是出身當地。

差點忘了，東洋西域人士的勢力雖大，人數卻是南洋的檳城派及椰城派最多，平日作為婢僕寄居龍港家庭，假日則儼如幫會集結城中道路，乃一奇景也。

龍港便是如此獨特之城鎮，猶如把整個江湖放進醬缸，熬煉而成的一小碟醬汁；外人來到之前，此地原本是什麼一個樣子，怕且已沒有人記得了。

龍蛇混雜之利弊，不妨留給書生研究，對百姓來說經濟興旺就夠了，近年幾樣拿手好戲，諸如銀號證券、美酒佳餚、塔樓炒賣、轉口貿易，均發展蓬勃。

何君在客棧休息一會，便到街上逛逛，邊界街位於半島中央，以北為租借區，多為農地工場，以南為割讓區，以民居商舖為主，各大官府衙門、跨派企業則座落海島區，一座座塔樓高聳入雲，入夜點燈後，別有一番觀賞價值。離島區則沒什麼特別功能，即所謂自然，乃最接近跌入醬缸前之龍港，此好山好水之處卻沒多少人住，原因並非百姓俗得只愛購物，他們也愛背山面海，郊遊暢泳，但前提是要方便，因

為方便才有投資價值。

首要之事是找換當地貨幣。龍元於過去數年升值不少，其時匯價為一花旗幣兌五龍元。此地銀號多於米舖，一眼望去便有幾家，其中一家名為獅子銀號，此銀號在西域有不少分支，作為洋人自然倍覺放心，便進去了。

何君在排隊期間，聽到兩位婦人交談，婦人甲：「你讀了報章沒有？」婦人乙：「當然啦，否則也不會一早來這兒換錢，你是說利好舵主續任一事吧？」甲：「可不是嗎，早些兒見龍元漲得不尋常，又見舵主快要離任，擔心換了個新舵主龍港會出現變動，屆時龍元定要跌幾個價位，便買了些花旗幣、楓葉幣……現在好啦，宣佈舵主續任一年，還是換回龍元好了，我看還會再升。」乙：「對呀，我有個鄰居也這樣說，她孩兒讀過翰林院，在銀號任職，消息很靈通的，說業界估算會升至一兌四呢！」

龍港舵主任期為五年，可按表現續期，每次一年，利好舵主已第三度續期，足見其管治有方，深得總舵信賴。

聽到婦人引述其鄰居引述其兒子引述業界不知誰說的消息，何君便將手頭現金盡數換了龍元。何君把那疊鈔票翻了幾下，不由得問：「這些鈔票銀碼一樣，竟有六七款之多，是什麼一回事？」職員：「每隔幾年就換個款式，三家發鈔銀號加起來，六七款有什麼稀奇？」其實對龍港以外的百姓來說，三家發鈔行已夠稀奇，每隔幾年就換個款式，而且並存市面，更是摸不着頭腦，而輔幣的鑄造又有別於鈔票，是由官府統一發行，又一個令人費解的安排。

何君此時的困惑，就似老一輩看不慣時下年輕人，豈能每幾年就換一個伴侶，還要分正式的、好玩的、花錢的、曖昧的、偷偷的……貨幣該像妻子，舊的不去，新的不能來。

何君又問：「我初來貴境，未知何處能讀到報章？」職員見後面雖然沒多少人，卻沒閒情也沒職責應酬這種提問，便說：「到處都有……下一位，請來四號窗。」這種分流式排隊法在龍港盛行，原意是避免一些特別麻煩的客戶堵塞隊伍，此職員則反過來以此趕走麻煩的客戶。

婦人甲和乙以好價位換到龍元，心情不錯，又見何君雖是洋人，龍港話卻說得極佳，便主動告訴他幾個讀報所在地。

何君去了就近一處，其時看時事報道之人漸少，賽馬報道則人頭湧湧，於是何君一連讀去三家報章，三家報道內容接近，然而取向迥異，親落英者名為龍島日報，親京華者名為文商報，中立派名為盟報。

百姓要知天下事，便是靠幾份報章，報章牟利方法主要靠刊登廣告，越多人讀商家越多錢刊登，也有些不靠這種收入，例如文商報，因為是非牟利機構，其牟的是人心。目前銷量最佳的乃龍島報，次為盟報，末為文商報，但這不反映龍港政治取態之高低，主要是趣味使然，盟報較重書卷味，不似龍島報般通俗。

何君讀畢時事，轉讀招聘啟示一欄，上面載有各大商號及官府之空缺，何君看中了「特派衙門」一份差事，回去客棧拿了幾份文件，便僱馬車到半島南端，官府總部位處半島以南的海島區。

半島與海島僅一港之隔，所謂港，比上窄於海，比下寬於河，橋搭不上，只有渡船，然而每程船不過

一盞茶時間，未享泛舟之閒情逸致已得下船；此港名為偉大利牙港，偉大利牙為落英派最光輝時期的老佛爺。

到達總部所在，何君向一名女官說明來應徵空缺，便被帶到一個內室，讓他稍等一下，室內有七八人，人人穿戴整齊，相比之下何君忽忽出門，打扮略欠得體，同時他是唯一一個洋人，這種欠得體的打扮令人聯想到他乃恃「夷」傲物，霎時間幾道鄙夷眼光投來。

眾人稍候一會，便有女官來叫名，一個胖漢便隨她去了，過了半炷香時間又叫名，這次是個頗有姿色的女子答應，相隔較長時間女官才又回來叫名。

何君等了一個時辰，把這小小一個地方打量了好幾遍，較之各地的衙門，此處顯得十分單調乏味，甚至略嫌寒酸，沒有觀賞用的擺設，桌椅無花巧的鑲邊，一切乾淨穩固，只餘基本功能，連茶水亦然，除了解渴，無甚茶味。

在此枯燥的佈置下，令牆上一張畫像十分醒目，畫中人乃當今老佛爺，叫綺麗山泊二世，此物並非用作觀賞，乃以之警惕室中人誰是主子。

相比偉大利牙時期，綺麗山泊二世少了張牙舞爪的惡相，多了日落餘暉的祥和……管治龍港百姓，帶點智慧就夠了，只要管得好便會好好讓你管，不必動粗的。

老佛爺之寶座採世襲制，名義上統率門下及支派，然而在決策及任人皆無實權，實權旁落於掌門手上。綺麗山泊已登基二十餘年，而掌門人鐵血師太今年剛剛登場。

有別於老佛爺，掌門之位乃兩大幫會——攻幫與守幫——選戰中誕生。前任掌門隸屬攻幫，因元老院通過不信任動議，遂提前進行大選，結果敵方守幫勝出較多議席，故此守幫幫主鐵血師太便出任掌門。柔弱的人物固然難以贏出選舉，而鐵血師太之強橫，更是歷代少見之厲害腳色。

望着那畫像出神良久，終於輪到何君面試，女官帶他到一個偏廳，考官點一點頭，何君便坐下。

考官為洋人，留了一把絡腮鬍子，雙臂筋肉隆起，甚為威武，但手上的不是大刀大槍，而是幾張輕飄飄的履歷表，與其外表格格不入。

考官問：「來者何人？報上名來。」何君：「來者何君。」「談談你在翰林院讀些什麼。」「濟世利民之術，猶精於算術。」「你以前在花旗派擔任過什麼差事？何以前來龍港謀生？」何君想了一下才說：「我曾加入花旗駐連南派兵隊，之後在銀號待了幾年，管過幾個人。花旗派人才濟濟，自是磨練砥礪的好場所，然而僧多粥少，鮮有良機讓我一展所長，但凡重要職位、要緊差事總不輪到我，便打算來此碰碰運氣，來之前曾經詳細研究……」便要取出有關龍港的著述。

考官反問：「龍港難道就不人才濟濟嗎？」何君：「龍港人才雖多，但我這種較少。」「你又是哪一種？」「我嘛，算比較有種吧，我看剛才等候室之人，個個都畏首畏尾。」「哈，敢說自己有種的人，確實膽子小不到哪兒去。你可知這職位幹什麼？」「不知道，可是我猜特派衙門的任務，定必有點奇特，膽子小的幹不了。」「你過了我這關，便會知道任務。」「之前有人過關嗎？」「有種的不只你一個，但也需看你有多少斤兩，你在履歷表自稱精熟落英掌法，就以此過招吧。」說着站起身來，捋起衣袖：「來

第二回 利好慧眼識 桂芳寂夜遭

何君第一式為落英掌「魚躍於淵」，考官應以一招「雙龍出海」，何君又以「猛龍過江」招架。二人幾招猶如翻江倒海，均為落英橫行江湖之殺手鐮，中者立斃，一眾中、小幫派只能割地賠款，甚至被併入旗下。這種形勢下，乖乖跪地求饒方為上策，硬碰硬絕對不了好去，還有一個良策是找大靠山，前提是該靠山不比落英更野蠻。

考官試驗已畢，跳到一旁，放下衣袖，何君也抱拳回座，雙方均臉不紅氣不喘，猶如同門切磋，一招一式均了然於胸，穩發穩接。考官：「你這套掌法要得挺漂亮呢。」一般人聽了這句讚賞，定會向考官謙遜幾句，豈料何君說：「我還有另一套不大漂亮的落英掌，要請先生指教。」說着便自顧自耍起來，不似剛才般大開大闢、冠冕堂皇，這次出拳收腳之間又短又險，對方難料埋手之處，幾處要害容易着了道兒，中招者雖不致於斃命，但內傷是少不了，沒幾年不能回復元氣；這幾招不求克敵，但求對方手忙腳亂之際安然脫身，或討點便宜。

把這套難看版本的落英掌耍完，何君又坐到原位，這次考官點點頭，無話可說，向何君招招手，示意隨他內進。

二人穿過長長一條走廊，考官問道：「誰教你學這兩套拳法？」何君：「我是從旁偷師的，當年那套大開大闢的招數，確是威武非凡，然而自身損耗元氣太大，萬一遇着強手未必討得好處，故此我參看幾個近代落英掌大師，見他們在實戰時已把祖傳套路改短，先求自保，再謀勝負，當然啦，如此暗招傷人，確是要得不夠瀟灑了。」考官應了一聲，示意肯定其答案，又似示意解說夠了，又似為這套新版落英掌表示唏噓。

二人來到一間接待室，考官：「你在此待一會吧。」何君忙問：「下一關是誰？」考官：「還有誰？舵主呀。」正要再問，一名女官過來奉茶，考官把何君的文件放到桌上，同時放下考官身份，與她調笑起來，女官是本地人，在外人面前知道克制，對他不假辭色，儘管是單方面調笑，考官仍自得其樂，也許心知外人離去之後就會變成雙方。

這接待室比之前的等候室要別緻一點，茶亦比前一杯較有味道，不是那種用來洗碗筷的貨色，女官放下茶就在房間另一頭處理文書，此時已過辦公時間，可是龍港的夏日黃昏沒有慵懶之感，反而更令人拼搏，好趕回家吃晚飯；官府與私人公司的效率不遑多讓，也算龍港一個奇景。

雖然經歷過無數次求職面試，畢竟不在故鄉，竟像初出茅廬一般坐立不安，恰似自己之前取笑的應徵者。幾次想問女官何時才獲召見，卻見她桌上堆了不少信件，還有個打上許多圈圈的月曆，頓覺這些東西比自己重要得多，不但閉上金口，也乾脆閉目養神。

心靜則耳靈，何君竟然隱約聽到舵主房內的對話，似乎是關於房產質押一類話題，不過具體內容是無

論如何也聽不清楚。

一頓飯時間過去，天已入黑了，這時房門打開，舵主向客人道別，並吩咐女官送客。女官送客前，把幾份信件交到舵主手上，一瞥眼見到何君站起身，又從文件堆中取出其履歷，加到舵主手中，才領客人離去。

該客人是個打扮得極為講究的士紳，但擰轉面背向舵主時，已從笑臉轉為黑臉，以其變臉之快，其銀號大班的身位可謂呼之欲出。

舵主來到何君面前，滿臉堆歡，先伸出手握一握，也先開口：「抱歉讓你久等了，你是來應徵特派衙門是嗎？」何君點頭：「是的，幸會舵主。」手上使勁不強不弱，既不弱得讓人感到敷衍，亦不強得讓人感到熱情。舵主：「到裏面談吧。」說着隨意翻翻其履歷及考官評核。

進到舵主辦公室，才有點大幫派的派頭，有些雕塑、畫像，書架有幾列，還有個龍港大地圖，窗外景觀開揚，面對偉大利牙港，可遠眺對岸景色，只見許多塔樓都點起了燈。

何君就座後，笑說：「沒料到舵主會親自接見，真是榮幸。」舵主也回以一笑：「那個招聘廣告沒寫明，其實這個新職位不屬任何部門，乃直屬於我，分舵不似總舵設那許多省呀院呀，辦事爽快得多……你的資歷我大約看過了，還有這一疊是什麼？」何君：「因為我一直在花旗謀生，為了不因此被拒於門外，來龍港前便惡補一下本地形勢，寫下一些看法。」

舵主：「嗯，你是從花旗派出走……」何君囁囁嚅嚅道：「那是因為……」之前考官問過了，你答得挺有趣呢，那些都是真話嗎？」「沒什麼好作假的，誰不想建功立業、出人頭地，我既然花了數年學中原文、龍港話，便想來試試身手。」「即是你並非為了落英未來、龍港百姓而來啦？」「這個嘛，只能說，若為了天下蒼生、大眾福祉之類，我倒不必特意來龍港謀生，當然啦，要建功立業，也不能不考慮落英未來、龍港百姓……」「我明白，只是因果關係倒過來，目的變成手段，沒問題呀。過去幾天我見過許多人了，你這背景、經歷剛好便是我要的。」何君只說了聲謝，卻想不透自己的背景有何可取。

舵主：「好吧，既然考官對你評價不錯，實力方面我就不再試煉，但還得考考你眼光，考什麼好呢？」說時在房中踱起步來。何君呆坐着，便望向龍港地圖，只見劃成幾十部份，有些畫上塔樓、工廠，有些標誌着醫院、學校、公園，小小一個龍港，總是如何劃分也似不夠。龍港唯一接壤之地區是北部，該處只寫了「京華派」三字，沒有怎麼細分，因為輪不到舵主來管。

舵主停下腳步：「有啦……按你看，現時龍港哪個問題最急需解決？」何君不假思索回答：「是土地永遠供不應求；龍港才二十五萬畝地，竟住了五百萬人，建得了塔住人，也建不夠醫院、馬路，建多了這些，庫房又不夠銀兩做其他了。」舵主：「這確實是大問題，卻非眼下我最憂心的問題，誠如你所說，反正總是不夠，百姓該習慣了，我也習慣了。」

何君：「那我也不知從何猜起，莫非和銀號有關？我看剛才離開那位，便似個銀號大班。」舵主笑說：「就當你猜對他是銀號中人，豈知他關乎我憂心之事？」何君：「我想嘛，舵主即使有意考較我，總不成沒一點提示，想來想去，唯一提示就是前一位訪客的身份了。」

舵主笑起來：「怎麼把我想得這麼刁鑽啦？不過得恭喜你，猜得有七八分對，就錄用你吧。廣告中所列舉的薪酬、福利沒問題吧？」何君喜道：「沒問題，謝舵主知遇之恩！」「那麼明天來上班吧。」「舵主，能否再等一天，目前我還待在客棧，明天我要另找地方住下。」於是舵主召來女官，着她安排履新事宜，女官雖然趕着下班，也不忘對何君擠出一點笑容。

步出總部後，何君才鬆一口氣，外間已是全黑，能蓋過塔樓燈火顯現出來的星光，就只有那麼幾顆，雖不太可觀，但若無燈火，反而難以分辨哪些星星比較耀眼呢。

時值利好七年，龍港算是歌舞昇平，入夜後更是各自各精彩，何君這天不算勞累，便趁機在海島區逛逛夜街。他在這兒沒有家人，連朋友也沒一個，在此煩囂都市之中，只能與煩囂作伴……具體來說，就是把不相干的噪音、怪味、彩光當做戲棚中的佈置，自己是其中一個角色，這樣登時就不覺孤獨了，即使是不太愉快和優美的劇本。

踟躕了一會兒，何君並未找個地方用膳或添置所需，仿佛一停下腳步便停止了煩囂，停止了演出，變回一個觀眾。

終於來到一個停下腳步也不覺孤獨的所在，該處名為桂芳園。園中以洋人為主，何君在此登時賓至如歸，未幾已於一家酒館找個位子坐下。

酒館總是弄得十分昏暗，作用是讓人沒法仔細觀察身邊的事物，另外，酒水亦讓人不那麼靈敏，讓人

人看來都差不多，對每個人的態度也差不多，於是生人或熟人間，由態度差別形成的隔膜便容易消除。對於形單影隻的人來說，這些都有助溝通，並進一步排遣空虛寂寞……當然，也多得酒館那些三五成群、尋歡作樂的人，才讓獨酌悶酒這行為顯得空虛寂寞。

何君舊時不作興來這種場所，花旗那兒有親人、朋友，雖然不常聚頭，但有就夠了，這裏是沒有，只有像自己一樣的人，靠酒水和暗燈來結交，要從中找到個知己，真需要大量運氣，舊時的知己便無一如此結交得來……結論是不寂寞時的交往更大機會成為知己，酒逢知己千杯少這句話，不能倒轉過來。

離開桂芳園，何君帶點醉意走向碼頭，經過終審公堂一帶，建築完全是西域風格，上有一個石像，雙眼蒙着，一手持劍一手持秤，仿佛影射一齣話劇「水都商人」，故事講述錢債肉償，利劍和天秤便是劇中道具。至於蒙眼，有人說寓意一視同仁，但誰也知現實是隻眼開隻眼閉，否則天秤這個、斬那個，什麼都不用做了。

終審公堂對出有個公園，能看到龍港三家大銀號的總部，即落英派的辮子銀號，京華派的中子銀號，及身在京華心在落英的獅子銀號，均按其商標而得名。

據說三行均面臨重建，以應付日益擴張的業務，屆時此三座古色古香的矮塔，鐵定會變成現代新潮的高塔，一如旁邊的郵政衙門，原本是精雕玉琢的大好模樣，重建後成了四平八穩、其貌不揚的工場一般。

其實郵政本身不必講求雅致，百姓未有反對此次重建也不足為奇，龍港欠缺許多比雅致更逼切的東西，例如退休金之類，百姓亦未有抗議呢；至於民主之類東西，該定位做逼切或雅致，則是後話了。

若論及事物是否必要，鄰近那座「龍港會所」堪稱不必要之首了，佔地既廣，亦非平民享用，但偏偏改建郵政衙門也不改建龍港會所……可見事物之存廢與本質無關，用家身份才是關鍵。

至於附近那座和平紀念碑，相信能屹立不倒好些歲月，畢竟紀念這回事，本來就是和時間對着幹，較具抗拆能耐。

值得一提的是該紀念碑乃紀念一、二次武林大會之死難者，不是紀念落英派獲勝，畢竟對龍港百姓而言，勝負之別僅是較好或較壞的主人，這差別太過曖昧，不能拿來紀念。

何君踟躕至此，已盡興了，便離開這美侖美奐的中心區，回到客棧。

翌日一早，何君就攜同行裝南下，到海島區尋覓一個長期住所，海島區地租較邊界街貴上許多，但以何君的差事來說，尚算不太吃力，很快在房產仲介找到個小寓所，兩房一廳，連傢俱和交吉，最適合何君一類急需入住的租客，當日下午業主便來簽定租約。何君連連稱讚仲介找到如此實惠的寓所，沒多理會他在簽約時提起在此發生的案件。

寓所位於炮台峰堡壘道，平安閣十樓丁室，安頓下來之後，何君便修家書予遠在花旗之爹娘，簡述近況，末了寫下「衣不錦、鄉不還」以明志。

這日不比前一天來得輕鬆，晚上在家裏打坐吐納，養足精神，準備翌日以最佳狀態上任，正當入神之際，忽然傳來砰砰嘭嘭之聲，猶如炒豆，何君便開門探查究竟，原來源自隔壁，幾個婆娘在打馬吊，配上嬰兒哭鬧、喊爹罵娘之聲，更是非常熱鬧。

快到了時了，不但沒有結束的跡象，亦無人將音量收細，為了表達情感，這些娘兒個個在鬥大嗓門，如同爭豔鬥麗的花朵，爭輝奪目的繁星。

第三回 地契困期限 帥印落誰家

何君首天上班前沒睡好，是個不好的兆頭。雖然睡上一頓好覺不意味有好事降臨，但足以讓人不把所有事弄壞，或令壞事更壞。

出門時，隔壁鏖戰完畢，走廊靜悄悄的，仿佛特意為了令他睡不好，才去搓那場麻將。

清晨的街道，擠滿了轎子、馬車、行人，龍港人多路窄，有時人佔馬路，馬佔人路，大家都慣了，只要不塞着，大家都讓大家好過。

第二次來到官府總部，而且有了個名份，已沒上次般緊張，在女官引領下，何君來到所屬特派衙門，設於舵主房間附近，室中就兩套桌椅，十分寬敞闊落，頗有做大事的派頭，但辦公桌小小的，反映權力有限，桌上光溜溜什麼都沒有，靠牆置放了幾個木櫃，裏頭都是文件，看來好多年沒有人用過，有股發霉味道。

女官：「你先坐一下，我去接另一位上來。」何君便把帶來的用品置於案頭，包括一個小巧的模型天船，那漲鼓鼓的氣球上面寫着「一帆風順」，何君便是乘坐此型號從花旗前來龍港，雖然天船不靠風帆

驅動，一帆風順云云真莫名其妙，但這是他上船時娘親送的，對單身漢來說，這是重要的動力。

敲門聲響，一女子隨女官進來，與何君年紀相若，容貌遠遠稱不上出塵脫俗，衣服繡了荷花也彌補不了，幸好未有濃妝豔抹，總算俗得可耐。根據介紹，這女子姓薄，與身材相稱，確實單薄，而且是均稱地單薄。何君站起身，以龍港話說：「小姓何，多多指教啦。」

女官出去後，薄姑娘也擺放物事到案頭，一邊說：「你龍港話說得很好啊，在這兒很多年了嗎？」何君：「我幾天前才初次來，龍港話是在花旗時學的。你呢？以前在哪兒辦事？」薄姑娘：「我過去為幾個大狀辦過事，那生活太辛苦了，年歲長了慢慢吃不消，其實我以前唸的是歷史，不太習慣爭分奪秒的事兒，便想來官府應徵，據說每日可準時下班……原本打算來碰碰運氣罷了，真沒想到會聘用，你呢？怎麼會找這差事？」

龍港有個習慣，被問去一些底細，便得反問一下，否則便蝕本了，但何君以為那是出於好奇，便高高興興、鉅細無遺地介紹自己來歷，末了還加一句：「這差事看來不錯啊，我還以為要找許多門路，花些銀子疏通關係方能到手呢。」薄姑娘：「早年確實如你所說，所以肅貪公署真不是擺來充門面呢。」

話匣子打開後，何君方得以鬆懈，薄姑娘是他在龍港第一個友人，稍為去掉作客異鄉的拘謹，放下作為外人的角色。

何君：「薄姑娘，我沒在龍港職場待過，有何不是之處多多包涵。」薄姑娘：「不敢當，你喚我名字便好了，我洋名叫可兒。」說時別過頭去，不知害羞個什麼。何君：「哈哈，和你的姓合起來便是薄荷兒，

我喚你薄荷好了！」薄荷笑出來：「真是的，第一天就亂替人改綽號，你在花旗一定得罪不少人呢。」

「真讓你說中了，以前有位新同事看來很年輕，但辦事能幹，我就去猜她的年紀，而且我故意猜得很大，惹得她大大生氣呢。」「噴，閨女的年紀是秘密，你還要把人家說得這麼老，被人討厭是活該。」「不，原來比這更糟糕呢，我原意是猜大一點作弄她罷了，想不到呀，我竟然不小心猜中了，於是她不只惱我，更惱她的胭脂水粉瞞不了人。」名字、年紀這些話題雖然無聊，倒配合二人淺薄的交情，也勝於無話可聊。二人談談笑笑，敲門聲又響，便是舵主，舵主不待二人起身，自己便找個地方坐下，手上拿着杯香濃奶茶，芳氣飄逸，一坐下來便呷了一口，讓人覺得飲者輕鬆自在。

舵主：「這玩意真是龍港最大發明，早上不能沒了它。坐下吧，不必多禮，嗯，怎麼開始講好呢，這個特派衙門是新成立，沒有既定程序和工作，只為了我一個煩惱而設立，那個煩惱嘛，你們求職時已猜着個邊兒。」說到此處便臉色一轉，連奶茶也放到桌上，讓人對接下來的說話有所戒備：「便是租借區的帥印呀，根據落英京華兩派條約，丁丑年時，龍港的租借區得歸還京華派。」

舵主嘆了口氣又說：「離丁丑年還有十八年，說短不短，說長不長，人生也得為十多二十年後作打算，何況一個大城鎮？」何君：「確實，若要購田買地，動輒攤分十多二十年付款呢。不過到時舵主早就退休了。」舵主：「我是舵主不是駝鳥呀。但你說到點子上了，近月有銀號大班、建塔商賈來找我，問我十八年後租借區的田地到底如何處置？我不能蒙混過關了。」薄荷：「若根據目前條約，分舵只有權批出了丁丑以前的地契，多一天也不成。」舵主：「對呀，那該怎辦？批出合約的使用期限越來越短，若不

弄清這一點，租借區許多大型項目開展不了。」

相比江湖許多死人塌樓的大事，此事並不如何震撼，何君的回應也較隨意：「那麼，舵主可有找京華派討論一下？」舵主：「當然沒有，與京華簽約的是總舵，交還帥印的也是總舵，我只是個分店經理，規格不對，怎能隨便找對方商討？不過三個月後，京華派邀請我作客燕京，談論一些合作計劃，屆時可以藉機提起。問題是，怎麼提起？帥印或地契均不在議程呢。」

何君：「這樣呀……有和總舵談過嗎？」舵主：「也不能隨便提起，須知大夥都不想惹麻煩，我一旦提起，就會啟動許多部門呀程序呀，鬧得沸沸揚揚，惹來整個江湖議論紛紛，原本一件簡單的事就變得無法收拾。」

舵主站起身來，踱了幾步又說：「帥印一事牽連太廣，稍有處理不當，隨時導致落英京華大動干戈，包括我在內，誰也不想扯上關係，偏偏此事越拖越不好辦，躲得過今年，躲不過明年，所以嘛……」這種利有介事的說詞，還是令何君懶洋洋：「所以最好分舵看着辦，辦得好固然皆大歡喜；若無法辦，才設法把總舵牽涉進去。」

舵主停下腳步：「最怕是辦不好，分舵被總舵拿來揩黑鏟。你們得想個辦法，不讓我揩這隻黑鏟。明白嗎？若我找官府中人計劃，低級的欠缺分析能力，高級的大多因循守舊，聰明又願意承擔的人，又與各界千絲萬縷，他們滿腦子幫派利益呀、百姓福祉呀，卻不懂專注問題核心，亦即助我渡過難關……只要取態清晰，雖只你們二人，你是金融政務出身，你是律法歷史出身，大致足以互補，合力解決我這煩惱。」

薄荷不太喜歡這種曖昧狀況，皺起眉頭說：「感激舵主賞識……不過總舵是裝作不知道，還是真沒留意到帥印期限呢？畢竟掌門之位剛剛易手，說不定新掌門鐵血師太還未瞭解此事，不願如此處理。」她臉上那些皺紋，該有不少是拜這表情所賜。

舵主：「嗯，也有道理，你說說有何分別？」薄荷：「裝作不知道，就是默許舵主處理，舵主不是剛獲延長任期一年嗎？想起來，就是總舵不願把問題留給下一任，無論如何也要在這一任解決。如果是真沒留意到，那就難說了。」

舵主：「鐵血師太若留意到……她鐵定要鬧大。屆時我處於兩派之間，不知如何打算？若我自行處理，只要沒把事情弄僵了，仍有餘地推卸責任，再由總舵出面擺平……今天就先談到這裏吧。你們把近年涉及龍港條約的資料都整理一下，把形勢、策略、預期結果總結出來，再考慮如何行動。」說着指向牆邊幾列木櫃：「弟子元老兩院的會議紀錄在此，看看是否管用，還需要什么資料，可到藏經閣去查。」然後拈起杯子，離開了房間。此時奶茶早就涼了，那陣芳香更消失無踪。

房間又餘下一對孤男寡女，但少了起初那股從容。何君強笑說：「你讀歷史，這件差事真合你身份，前面涉及一百多年，其後也涉及一十八年，但未知你能否朝九晚五，準時下班。」薄荷沒心情開玩笑：「這差事真混帳，似乎舵主亦無意解決問題嘛，但求在此事表過態、立過案，就算完成份內事。」「誰叫總舵亦是類似態度，只差分舵要應付地契，不能學總舵般逃避。」「可以肯定京華對此事的態度截然相反，巴不得快點談判。」「確實，若收回龍港的租借區，那資產價值抵得上幾個城鎮了。」「京華雖志在錢，

但更在乎面子。」按條約收回一塊地罷了，有什麼面子的？」

薄荷：「你不知道嗎？京華官方不把龍港分成租借區及割讓區，在他們眼中龍港是一整片淪陷區，是落英兵臨城下強行奪去，這種城下之盟根本是一紙虛文。」何君：「怪不得舵主不敢找京華派，他怕一談起來，京華一氣之下，就宣佈收回整個龍港……但京華膽敢不按條約辦事嗎？若將此事呈上武林聯盟，怕討不了好去。」按法理是落英贏，按情理則京華贏，結果嘛……」就是誰的拳頭大誰贏。現在的落英不比京華強多少呢，對總舵來說，若能保住割讓區就該滿意了。」

薄荷嘆了口氣：「你倒說得輕鬆，假設割讓區歸落英，租借區歸京華，那麼百姓怎辦，許多人每天兩頭走的，難道上班下班、上課下課也得經過關員檢查，煩都煩死了。」何君：「那即是全龍港歸還，或全龍港不還。」「嗯，哪一個結果都比半天吊好。」若打算全部歸還，那就不必開設特派衙門了，我們得想個方案把整個龍港留住，哈哈，來個『逆權侵佔』！」「別這麼大想頭了，別忘了我倆的任務只是幫舵主渡過地契一關，最終結果如何，已超出我倆的職責啦。」也或許對舵主來說，我們的可取之處正是這種取態……唉，不過要渡過地契一關，沒有京華參與根本無法可想，除非自行批出超過年期的地契，但白紙黑字的事哪能瞞天過海，想想看，分舵根本沒什麼好策劃，終歸要找總舵出面……等等，說不定舵主在撒謊，他其實與總舵討論過了，並受命去試探京華口風，只是不知如何開口。」就算他說謊，我們也得裝作不知情去辦，說到底，我們也是為了交差呢。」

何君搖搖頭：「第一天上班已經如此，日後的路可難行了。」薄荷：「我也不知如何着手，先翻翻舊資料，看看能否找到靈感吧。做同一件事，對象、時機、用詞不同，往往就令結果截然相反，我們的工夫就該用在這裏。」於是二人便分工翻閱資料，此處不贅。

轉眼間，何君已在龍港快一個月了，諸多瑣事已經適應，例如一日三餐，不論中原菜、東洋菜、南洋菜、西域菜也吃得津津有味，對於一個花旗人來說，舌頭自少被那些油炸食品虐待過，來到龍港這個美食天堂只有感恩的份兒；只是每次來到中原菜館，總覺得遭受白眼，看扁他是個吃遊客菜式的洋人，於是何君總是加句走蔥、少甜之類，好讓人知道他不好欺負。

不過煩惱仍難免，午飯尚有薄荷陪他，但晚飯總是孤伶伶，就算山珍海味也沒味兒，官府沒有人熟絡得下班還待在一起，鄰居又盡是三姑六婆，連一起走個樓梯也覺礙眼，至於親自下廚嘛，起初還有點樂趣，起碼不用搭枱或限時，也可不顧儀態，邊吃邊讀些東西，可是老問題還在，孤伶伶的，孤伶伶的，比遠征蓮南派時更令人思鄉，那時有許多師兄弟作伴，那兒也不會平靜得讓人胡思亂想。

這天何君在市場逛逛，見到公告欄有些告示，有些招聘老師、有些出售傢具，何君想了一會，寫了張「招聘鐘點丫嬛」的告示，至於酬金，由於何君不熟行情，便寫下鐘點老師的時薪……在龍港是有點過高，但在花旗的話，丫嬛技工之類甚至比老師更值錢呢。

不少人來應徵，但沒找到一個合適，他們即使廚藝上佳，也叫人吃不下嚙，不是面目可憎，就是身有異味，或者言語無味，總之不勝任「飯腳」之職責……和舵主一樣，真正的職責不會寫到告示上。

這天又來一個，才十六七歲模樣，其他人來應徵時見是個洋人，不免有些忐忑，這女子見了何君，卻高高興興地用洋文打招呼，其笑容可掬，絲毫不似作偽，知道何君會說龍港話，更是有的沒的說個不停，對寓所該如何佈置指指點點，介紹自己時更滔滔不絕，仿佛客棧大廚也沒她懂得多。何君笑着聽完，便點點頭說錄用了。

何君為這個丫孃起了個別號叫「翡翠」，因她閒來無事便看翡翠戲棚，台上哪個戲子演什麼劇目中什麼角色，一一如數家珍，便以此相稱了；何君亦從中得益不少，開始瞭解龍港百姓想些什麼、要些什麼、不要什麼……對比以前所想像的情況，差別就像花旗和龍港的距離一樣大。

幾頓飯下來，這個炮台峰堡壘道平安閣，才像那房產仲介的宣傳口號一般，有點家的感覺。

第四回 快駒撼頑石 盛宴擺公堂

何君搬進來時，主要行裝是書本和衣服，衣服料子偏厚，此地氣候濕熱，不大派得上用場，書籍也是偏厚，此地忙碌煩囂，不太適宜閱讀，結果一個月下來，何君買了許多適合龍港的，加上原本帶來的，填滿了衣櫃和書櫃。

何君擺放這些東西時沒多考慮，有位就塞，對此翡翠要點頑皮，來了幾次後膽子大了，就把所有東西重排一次，衣服按顏色和深淺排，書本按高矮和厚薄排，此舉既無益亦無害，只能說十分無聊，何君忍不住問：「我沒吩咐你排東西，你何必花這時間？先旨聲明，我不會額外打賞你的。」翡翠：「我沒那麼市儈，我只覺排好了看起來就舒服啊。」「要排就按衣服用途來排，按書本種類來排，唉，你這種排法就像我爹以前排貝殼一樣亂來……」「那樣排不好看。再說我不懂那些書的種類。」「你真懂找樂子，換着我，辦好事就回家啦。」

翡翠嘆了口氣：「大爺有所不知，我家狗窩一般，沒什麼好回的，人們用家徒四壁形容窮人，我家是家無四壁，因為亂七八糟的東西堆到看不見牆壁，地方小，人又多，弟弟妹妹又吵又髒，真是烏煙瘴氣。哪像這兒，有個櫃子讓我排東西呢！」何君：「嗯，那麼我每天弄亂些東西讓你排吧。原來此處已不錯嗎，比起我的老家差得遠了。」「真的嗎？戲棚裏面花旗人都住大屋，那是真的嗎？」「住屋子是真的，但不大……」「真羨慕死我啦……你回鄉時帶着我吧，我不收工錢當你丫孃，讓我住在那兒就夠了。」「待我衣錦還鄉，一定帶你去見識。」說時十分認真，應該比翡翠更期待那一天。

又過了一段日子，已臨近提交方案的期限，何君這天工作得很夜，將近子時才離開衙門，還好翌日已是周末，可以休息一下。

離開繁華的中區後，路上已靜悄悄的，加上暗淡無光，就似個個也心懷不軌，令人不由得放輕腳步，至於馬路也疏落起來，卻寬敞得令人躍躍欲試，在騎士馳騁縱橫之下，發出一陣又一陣的急蹄之聲……一條平整又寬敞的馬路，加上沒有維護工程，在龍港可說十分難得，猶如一個天生麗質又無人佔有的姑娘，令眾人都想向她逞能。

何君每次舉步，奈何便有快馬呼嘯掠過，總沒法子橫過馬路，何君旁邊有一漢子，亦為此十分焦燥，不住咒罵這些馬主，通通是二世祖、敗家仔之類，顯然是個無馬階級。

忽然又一匹快馬疾馳而過，卻突然失控，跑上了行人路，只聽得慘叫一聲，何君身旁漢子被摺倒了，翻滾了幾圈；騎士越過數丈，才拉得住韁繩，硬生生把馬勒停，令馬兒嘶叫之聲十分刺耳。

何君連忙上前察看漢子，讓他躺平；騎士亦下馬，離遠見他血流披面，已不敢靠近，又見漢子沒什麼反應，一時生死未卜，怕自己弄出人命，便逃回馬上，顯然並非去報官。

豈料一提韁繩，馬匹竟是紋風不動。這才見到有人一手按着馬頭，雙眼直望自己，正是何君。騎士大驚，揚鞭打馬，馬兒仍是不能發力，原地踏步，只能一個勁喘氣。騎士進退不得，被何君瞧得心下發毛，乾脆揚鞭揮向何君：「滾開！」何君一手抓住馬鞭，用力往回一扯，該人跌撞下馬，見何君一副要殺人的樣子，連滾帶爬的逃去。

此時受傷漢子呻吟了一聲，原來未死，何君救人要緊，便讓肇事騎士乘機逃脫，消失於街道暗角。根據何君判斷，漢子所受之傷不重，便讓他坐上那人遺下的坐騎，一步一步，慢慢踱到官家醫院去，檢查之下，果然只是皮肉之傷，未及筋骨，塗上金創藥已無大礙了。

漢子不住向何君道謝，又痛罵該騎士：「有這匹馬在手，不怕找不出那混蛋。」何君：「這匹大宛名駒多俊，那騎士該有點家業呢。」「還有這套馬鞍，打造得相當精緻……咦，這兒刻了個字『高』，莫非是高家？明兒到衙門打聽一下，看看誰人登記。若是那個高家就好了，不知昨晚的是兩個紈袴子弟哪

一個……」「你向醫院拿了傷勢證明，交給官府去查好啦。」「少俠有所不知，這些馬匹往往以公司名義登記，出了事就隨便找人頂罪，官府見沒死人，也不會認真查。」「那麼你自己查也一樣無法證實，同樣可以抵賴。」「昨晚有你在場當人證啊。」「當時無月無燈，我沒有把握認人，再者對我來說，中原人看來都差不多。」「那也不打緊，就算抓不到人，把事情鬧大，讓高家出醜也不壞。」「哈，你打算告訴那些訪事員嗎？」「我自己便是訪事員，筆名頑石，在盟報任職。出名死纏爛打，這次更發生在我頭上，算那家伙倒霉。」頑石原應受教點頭，但按此君做法，該是不點頭也得低頭。

何君：「啊，原來你在大俠門下辦事，他老人家可好？」頑石：「他精神旺健，封劍之後深居簡出，只負責寫寫月旦評，閒來無事與好友喝酒吟詩，好不快活。」「數年前聞說大俠金盆洗手、退跡江湖，實在萬分惋惜，莫說龍港一個小地方，連中原也難找另一俠士與他齊名矣。」「原來少俠也是擁躉……昨晚那一手很俊嘛，好像是天經載有的武功？」「我還以為你昏倒了，竟然看見嗎……那粗淺功夫不算什麼啦，以我內力來說，要發揮招式精妙，還嫌不夠火候呢。」

頑石：「我更是手無縛雞之力，但起碼不能輸氣魄。現在我就去找一個相熟的巡捕報案，確認馬主身份後就能寫報道了。」說時一臉興奮，似乎十分慶幸有這麼一場意外，能借伸張正義之名教訓討厭的人物，就似偶遇佳人，巴不得出現無賴好讓自己出手打發。

二人便牽着那匹作為證物的大宛良駒，前赴該巡捕所屬衙門，何君在外頭等候，折騰了一夜也餓了，便在路邊找些零嘴填滿肚子及空檔。

何君買了幾串魚肉、牛肉丸子，即叫即煮，新鮮熱辣，當然這種鮮味煮法只為了掩蓋材料本身的劣質，再加上醬料，讓人不知吃了什麼進肚，但何君不太挑吃，咬得十分過癮，未幾頑石也出來了：「我朋友答應馬上調查，只要一有消息，便會送信到報館去。」

二人來到報館，頑石便撰寫何君與騎士交手的過程，當然再加油添醬，寫得像小說多於像報道，何君讀了也覺好笑，反正其真名被隱去，便由他發揮……何君在花旗也當過訪事員，對業界這種情況見慣不怪了，就似他對路邊零嘴的態度，為了趣味，不妨暫時遺忘事物的本質，畢竟認真嚴格的一面，只應留給人生重要的課題呢。

接着有人來找頑石，正是巡捕差人送信來。頑石一臉愉快地打開紙條，但不消一刻就轉成怒容，髒話百出，何君見狀：「莫非不是那個高家？」頑石：「根據編號確是那個高家，但落不了案……他們說走失的那匹馬！媽的，真他媽的荒謬！」說完轉怒為笑，也許見慣世間許多混帳事，覺得此事混帳之餘有點滑稽，教人無法認真地生氣。

何君奇道：「好端端會走失？那匹不是脫韁野馬啊。」頑石：「自是有人故意放掉啦，我相信不是我那巡捕朋友幹的。混帳，定是高家收到線報，便買通巡捕房中人。」「那麼現在如何了結？總不成沒有實據便寫到報章上吧？」「當然啦，總編那一關定必過不了。」這時頑石意識到滑稽劇的主角是自己，而且在新相識面前丟盡了臉面，就更不好笑了，何君亦識趣：「那我告辭啦，你也多歇息。」

頑石：「慢着，我想起一事，今晚是創報二十週年，大俠在家中設宴……」說着找出與會者的名單查

看：「果然！姓高的也在受邀之列！」何君：「嗯，那又怎樣？」「還用說，當然與那姓高的對質！」「不是吧？貴報大宴各方好友，高官名流雲集之際，你打算鬧事？而且高家說不定是大俠深交、報社客戶，你頑固也得看看場合吧？反正你不過受了點皮肉之苦，揭過去便算了。」頑石搖搖頭：「訪事員不是這樣當的，要好像前輩金堅先生那樣，才算是有種的。你今晚有空嗎，也過來坐陣吧。」又露出那股躍躍欲試的神態。何君卻沒他好氣：「今晚剛好沒空，有約……」頑石：「那真可惜，大俠深居簡出，這晚原本是拜見他的好時機。」

何君一愕，又低頭沉思一會：「呀，想想看，你今晚若獨個兒發難，與那姓高的各執一詞，定討不了好去，幫人幫到底，我還是隨你走一趟吧。」於是二人各自回家休息，相約是夜在宴會再見。

何君找出塵封多時的禮服，又細細修飾好鬚髮，才出發赴會，其時大俠府邸門外已是車水馬龍，好不容易才見到頑石，卻見他穿得十分隨便，恰似平日上班，也許對於員工來說，假日出席公司活動的確等同上班。

赴會者均有請帖或職員證件，頑石不論如何游說門衛，何君仍不得內進，何君也有點意興闌珊，便說在外間待着，遲些見機行事好了。

於是何君便與那些車夫混在一起，可是不太搭得上嘴，這些車夫儘管穿戴筆挺，但言語無味。百無聊賴之際，乾脆觀馬不觀人，可是這些畜生除了名貴，說不上有何味道，就是用於炫耀罷了，不似花旗鄉間那些野馬，總是風塵僕僕的，好像每一匹也有點故事。

此時有匹馬忽然嘶鳴起來，何君一看，便是日前出事的那匹大宛良駒，何君上前細看，該馬卻嘶鳴得更厲害了，馬廐員工連忙過來察看，何君也不便久留。

回到外間，竟然見到舵主伉儷，二人自然是受邀赴會，無可避免之下，何君便上前請安，頑石那種放假上班的感覺，何君也領略到了。

舵主：「咦，原來你也認識大俠嗎？」何君：「久仰其名，不敢說識，原本有朋友帶我來見識一下，可惜沒請帖不能內進，也打算走了，沒料到遇上舵主。」

舵主便把何君拉過來，向門衛說：「請通傳一聲，我剛巧遇上朋友，容否帶他進去？」身份便是最佳證件，門衛見是舵主，忙不迭道：「自然沒有問題，幾位請進。」

幾人穿過庭園時，聽到宅邸中傳出爭吵聲，自然是頑石已開始鬧事。何君裝作吃驚：「咦，這聲音聽起來便是我朋友！我先進去看看他幹什麼。」於是三步併作兩步，爭吵聲也越來越響亮，不知是因為越來越靠近還是越鬧越激烈。

第五回 初啼輕試爪 已洗慎亮掌

進到內堂，便見頑石對着一個公子哥兒叫囂，內容不消說，便是指責他當夜撞倒途人不顧而去，而且事後毀滅證據。高公子雖沒料到在此碰面，但有恃無恐，只說此人發瘋，生安白造。

旁人不知內情，只能從外表觀察，頑石縛了繃帶，被馬車撞倒一部份該是真的，但肇事人是否公子則另當別論，畢竟推撞是電光火石間之事，其記憶也許不太可靠，更重要是大家都識高公子而不識他，按其衣著更必定不是什麼大人物，何需冒險相信？

頑石沒理會旁人的冷漠，向高公子連珠發砲：「來對質呀……你昨晚身在何方？和誰人一起？你手背割傷了呢？是哪兒弄來的？」公子怒道：「笑話，你是欽差大臣嗎，憑什麼問我？」「不回答便是其身不正。」「好，我便答你，昨天我在家裏，開酒瓶時不慎弄傷的，滿意了嗎？滾吧。」「開酒瓶哪會弄出這模樣的傷，除非你敲碎酒瓶再這樣劃過去。」說着拿了個酒瓶比了一比，公子沒好氣道：「哼，說了你又不信，繼續和你說話，只會讓你這瘋子更起勁，快滾開，別纏着我！」

頑石正要找何君作證，一瞥眼見他已在內，大喜道：「原來你在此，快過來告訴大家，昨晚那騎士是否這位高二公子！」眾人便往何君看去，公子見了何君，比之前見了頑石吃驚得多，畢竟此人不知什麼來頭，兼且是洋人，較容易取信於眾人，登時面容失色，同一道理相反作用，頑石臉有得色。

何君卻沒回應頑石，雙眼落在大廳一個角落，但並非直視，而是微微側頭、偷偷瞧向那個角落，所望之處正是此間主人，大俠其時與人喝酒談天，並未把眼前爭執當一回事，就似長輩看着小孩兒在吵架……對行走江湖的人來說，此事確實太微不足道了。

眾人跟隨何君目光投到大俠身上，大俠這才不得起身，搖搖頭道：「連這種事也得我出馬嗎？」與何君擦身而過，來到兩位小孩兒身旁，何君雙眼仍停在那張空掉的太師椅。

若最後事情不弄個水落石出，頑石勢必無地自容，見何君遲遲不來幫腔，便過去把他硬生生扯來：「喂，你快過來認人。」何君這才來到公子面前，但目光仍是瞧向大俠，不發一言，氣得頑石七竅生煙。大俠向各人說：「真沒料到今日竟發生這件趣事，用來助興倒是不賴。」待氣氛融和一點，才對何君說：「先生你當晚若在場，便請你講述一下吧。」

確實，若此間主人未首肯便貿然幫腔，倒似合夥來鬧事，而且何君是舵主的情面帶進來的，更不宜輕舉妄動。

何君這才打量起公子，公子被他瞧得心下發毛，嘴巴也不敢逞強，只咳了幾聲，乘機擠眉弄眼，好讓何君難以認出。

何君瞧了一會，轉頭向大俠道：「當晚月色朦朧，交手時間又短，我不敢斷言撞倒頑石君的人是否在場。」話音未落，公子已對頑石高聲叫嚷：「聽到了沒有，別再來囉嗦啦！滾開吧！」反應之大及快，真似被冤枉了。頑石則瞪大雙眼，難以置信何君竟如此老實。

不過何君接着說：「人不太認得，但剛才聽到幾聲滾開，倒有點耳熟，昨晚爭執時便好像聽過。」

何君若一開始便說認得公子容貌，倒似與頑石夾好口供，故此另找材料佐證，登時可信得多，雖然客觀來說也是何君說了算的供詞。

未待頑石與公子回應，大俠出來打圓場：「頑石小弟遭受意外，實屬不幸，然而還是交由官府查辦吧，別忘了許多朝廷命官在場呢。」頑石：「那些巡捕被收買了，故意弄丟物證，還怎靠官府？」大俠不答，

笑着搖搖頭。眾人聽了，均明白其用意，之前是他請何君認人，待何君表態後，他雖然隻字不提聽聲辨貌之事，其意就是認可了，後面說的一番話只是讓公子下台。公子也識趣，若再分辯的話，便是不給大俠面子了，於是只嗯了一聲。

頑石卻不軟化：「到他家馬廄搜一搜便真相大白，我已抄下該馬品種和編號，到時不容他抵賴。」見大俠面色難看，何君在頑石耳邊說：「不看僧面看佛面。」

公子聽了要搜，火從心起，說話也不知體統起來：「哼，好大氣餒啊，就憑你來搜我家，呵呵，大俠你調教出來的好弟子呢，現在藉你老人家威名來欺負我啦，大俠你武功蓋世，一根指頭就點死我了，但萬事拾不過一個理字！」

這番話語無倫次，而且無緣無故牽上大俠，大俠也動火了：「按公子所言，我用武功折服得了你，卻說服不了你。」原先的調停人如今加入了戰團，於是調停人換了一個替補，一名胸口別有「和事紳士」徽章的人站出來，希望大家給他面子，將事情一筆勾銷云云，可惜如今涉事數人均不願罷手了，態勢比之前更劍拔弩張，餘人抱着看好戲心態，更不願事情不了了之。席間以舵主身份最高，他亦不願趕這淌渾水，得失任何一方。

公子既然說話失禮，何君也不用客氣，便說：「其實不必動手動腳，也不必搜，幾位隨我到此間馬廄，便知真相。」說時瞟了公子一眼，卻見他毫無懼色，就似早知有此一着。

幾個重要人物便一同前往馬廄，頑石一個箭步跳出來，指出該馬：「呵，你好大膽子，昨晚才出事，

今兒便騎着牠到處晃。哈哈，還好何君剛才待在外頭才察覺你這匹馬。」公子：「這馬確是我的，但你有何證據說牠撞倒你了？」頑石從懷中取出一張紙條：「這編號是我把馬匹交給巡捕房前抄下的，一核對便知了。」說着便俯身到馬腿處去找烙印。

未幾頑石便站起身，滿臉怒容：「可惡，你竟然竄改了，原本肯定不是這幾個數字！」眾人一看，只見「五」和「七」兩個數字與頑石紙條所載編號不符，若說經過竄改，五字的兩豎不太協調，原本可能是個三字，七字也可能從一字加添筆劃而成。公子：「你別胡說八道，若是我昨晚竄改過，烙印哪有這麼快結疤？」大俠也俯身去看，說道：「原來是『無相指』，貴府竟有人識得此招，真是大才小用了。」公子愕了一下，還是嘴硬：「什麼指？我聽不懂，總之現在真相大白了，連編號也不符合，還控告我什麼？」說着把馬兒摟在懷裏，讓牠磨蹭，顯得十分恩愛。

何君來到馬前：「我可沒說過來看編號。」說着向馬廄一根木柱用力一抓，大俠讚道：「好一招九陰白鳳爪。」只見他收掌時，柱上已現出五個指印。

眾人不明其意，何君便解釋：「各位，昨晚我以此招停住馬匹，大家且看馬頭上的指印是否與柱上相同？」一人上前撥開馬匹額頭鬚毛，果然見到五個瘀黑指印，稍一對照，大小、間距、角度均如出一轍，再望向高公子時，只見他面如死灰，也無需再質詢了，頑石也心滿意足：「真相大白啦，好了，沒別的事啦，我回大廳了！」眾人便一同離去，只餘高公子一人。

眾人回到大廳時，其餘賓客見他們笑呵呵的，便知大俠一方贏了，既瞧過熱鬧，又未鬧至不歡而散，

事情再好沒有了，紛紛舉杯暢飲，賭錢耍樂起來。何君卻悶悶不樂，獨個兒在一角喝酒看月光。

月光所以吸引人看，是因為盤古初開以來，除了花旗派幾個人到過月亮，該處一直太平無事，那股清靜和皎潔，令許多浪漫故事得以展開，也令迷惘的人得以舒緩。

不過日後的事很難說，若然去的人多了，事情就會多起來，就像幾百年前的新大陸，或百多年前的龍港，開始時就算再荒蕪，探索久了就會發現些珍貴物事，值得各大派為之大打出手。

何君剛才備受注目，如今卻冷清起來，作為不請自來的客人，也不能怪誰，可是作為主人家，進門之客得一視同仁，大俠便來關照一下：「少俠，悉才之事還未道謝……」說着斟滿何君一杯酒，何君忙稱不敢，說完又低下頭。大俠：「少俠怎麼了？來，讓我介紹幾位朋友給你認識。」向一位老人擺一擺手：「這位是東海船王，他剛剛宣佈退休了，要傳位給他身旁的小船王，明天報章定有許多東西可寫呢。」

龍港本來有兩大船王，另一位已「棄舟登陸」，出售了船務，收購了蒼龍集團，當大地主去也，於是餘下一位就順理成章，獨佔船王之名。

小船王正在意氣風發地演說，聲稱要繼承父親宏願，率領船隊揚帆於各地海岸，風雨不阻，目標是繼續擴充船隊，成為全武林最大一支云云；眾人也附和起來，「恭喜賀喜、一帆風順」之聲不絕於耳。其時天下太平，百業昌盛，正是船務生意最興隆之日，也難怪小船王躊躇滿志。

大俠見何君興趣缺缺，一副坐立不安：「少俠正值大好年華，何以看來滿懷心事？」何君放下酒杯：

「先生可否借一步說話？」見何君神色有異，大俠頓了一頓才說：「有何不可。」

二人來到房間，何君關上房門便說：「想向大俠討教幾招。」大俠愕然：「哈，原來為此，我早已金盤洗手，你沒聽說過嗎？」「我當然知道，只是老遠從西域前來，若未能見識武林第一高手的功力，實為終生憾事。」「人生難免有些憾事，而且老夫武功沒外間吹得那麼高深莫測。」「正是不知傳言虛實，方要親身試驗，只對一掌，於願足矣。」「不，金盤洗手非同兒戲，今日先例一開，便難以收拾。」「總有非出手不可之時刻吧？」「活了那麼久，自然學了些出手以外的方法。」「若有人偷襲呢？」「那當然得自保，但別指望只對一掌。」

何君無可奈何：「那麼在下告辭了。」說着深深一揖，回身離開。

回到大廳，正要步出大門，卻被舵主叫住：「你到哪兒去了，過來過來，介紹一人給你認識。」該人是舵主的幕僚長逸士先生，前為離島理民官，他團團被人圍住，有銀號大班、塔樓大亨、驃騎會主席等等。話題正是開發離島的大計，把何君叫來倒不是為了介紹人，只是有人提及地契到期一事，何君鑽研了這課題一段日子，自然找他回答。

其中一人道：「我看啊，半島區以南及海島區都發展得七七八八了，龍港要謀出路，便得從離島區着手。」另一人：「何不先開發半島區以北？」那人：「那處太多鄉紳父老啦，一動到他們的地皮便要拼命的，還是離島好，可以毫無制肘，大展拳腳。」另一人：「但十八年後帥印便到期，屆時我們能否大展拳腳還是問號。」另一人道：「照啊，在離島投資不似在市區，鋪橋搭路也得重新來，若不保證

十八年後我們的利益，這開荒牛就當白當了。」

如此漫漫長談，何君不經不覺待到散席為止，期間好像認得了許多人，他們也該認得自己，可是大家所認識的對方，也不過是這場合展現的一面，這一面認識再久，也不會演變成自己人，沒有共同利益、秘密，終歸是個局外人。

第六回 探索超塵境 出脫清泉澗

翌日回到衙門，何君翻看已準備一段日子的方案，對薄荷說：「嗯，我忽然有個點子，想加進去讓舵主參考。」薄荷兩眼一翻：「你不如再遲一點說吧，離繳卷只餘十天啦。」何君：「這是我昨晚才想到的。」薄荷：「背景少說，長話短說。」熟絡之後，二人已十分不客氣，尤其是薄荷對何君，而且心情欠佳之時。

何君：「我們一直把談判對象局限在政治人物，卻忽略了比較開明的商家，其實舵主去見燕京王之前，若能收買幾個京華派商賈為我方說項，那比舵主直接進行有效得多了。」薄荷：「還道你想出什麼點子，莫非你要舵主行賄？關乎帥印這等大事，舵主要拿出多少才足夠？別忘了舵主但求過關，不求解決，別多生事端了。」「我在想啊，舵主嘴巴說只求拖延，不求解決，他心中真是這麼想嗎？論才能，舵主堪稱歷屆最高，論時機，也該由他着手，所以豈有袖手旁觀之理……我倆不如制定兩套方案，一個如他要求的十分消極，另一個就積極一點，最終如何處理由他自己定奪。」「積極的是你不是舵主吧……要弄

個積極版本由得你，我繼續消極便好，到時我倆各自表述給舵主吧。」

何君：「你不聽聽我的點子嗎？給些意見嘛，是這樣的……雖說收買，也不必明目張膽送錢，畢竟不能驚動財神爺，京華派也沒這膽子收，賣派求榮乃死罪呢。不過舵主可藉發展新區之名義，廉價出售土地予京華商賈，這明着便宜他們，卻不易落人口實，事關那並非什麼好地段，而是鳥不生蛋的離島，要冒上當開荒牛的風險，當然，若政府出資修橋鋪路，那些地段就大大升值，回報就可觀得很了。更重要的是，京華商賈持有這塊土地，其利益就與龍港未來縛在一起，若把龍港交還給京華，分舵地位反正沒剩多少年，官府就沒動機關發離島，他們的投資就泡湯了。利益攸關之下，便會游說京華派擱置回收龍港。離島這一大片天地，已經引起本地商賈垂涎，只等龍港前途一定下來便會進軍，舵主要以之收賣京華派商賈，就得趁現在了。」

聽了何君一段演說，薄荷也沒什麼反應，畢竟賤賣自己所住城鎮一部份，總不是味兒。

何君從未踏足離島，紙上談兵幾天後，為了讓內容更具體，打算在周末考察當地，出發前吩咐翡翠準備乾糧，豈料翡翠聽了，嚷着要一同前往，何君笑說：「你娘知道你跟陌生漢子外遊，不打死你才怪。」翡翠：「你是我服侍的大爺，怎算陌生人？」「呵，孤男寡女，你倒不怕我起歹念，借機輕薄你。」「你若輕薄我，早就輕薄了。」「那又不同，你每天吃了飯便回家，沒有過夜。」「算了，就算孤男寡女，乾柴烈火又怎樣，我這麼醜，有什麼可以輕薄的？」說時把辮子在手指上繞呀繞，又幽幽地嘆了口氣，讓人知道自己在講氣話，何君於是說：「其實嘛，你也……」見翡翠身子俯耳過來，水汪汪地望着自己，

明顯在誘導答案，何君便說：「不算太醜。」翡翠大怒，連乾糧也不準備便走了，何君卻一個勁地大笑。船程約大半個時辰，來到離島，海水味道有別於偉大利牙港，清新怡人得很，只見好些漁民在曬網、曬魚，也有些在曬自己，用斗笠蓋着臉面，在船中或碼頭一帶睡覺，其時還是上午，風和日麗，氣氛已似太陽下山了，何君也打了一個大呵欠，好像自從來到龍港，從未這麼慵懶。

碼頭附近有一家雜貨店，規模小得像已倒閉，還有家麵店，店面黑得像已打烊，此外就沒什麼了。

何君沿着堤岸走了幾里路，也不見別些景色，都是雜草亂樹，田陌清溪，村漢野牛，偶然有些孩童，見了何君大感好奇，離遠向他指指點點，小聲說話大聲笑，自是少見洋人之故。

此處沒有崇山峻嶺，何君見到山便找路登上，沒有路便繞着走，如此漫無目的走着走着，來到地勢稍高之處，風光亦明媚起來，只見長長一條海岸線，勾劃出島嶼的形狀，放眼看去，便是無盡的大海，在耀眼的陽光之下閃閃生輝輝，在極目乾坤之處，海天混然一色，是讓人十分舒暢的蔚藍色……這片景象稱不上奇特，卻讓人十分珍惜，在市區不管身置多高的樓塔，也沒有這種無邊無際的風光。

於是何君找塊大石坐下，乘着樹蔭充飢解渴，之後取出畫布畫筆，色盤顏料，畫下眼前風景。何君自少便好此道，畫得不算極好，但日子有功，足以讓外行人讚歎，甚至比不出名的內行人得到更多讚歎，因為內行人的對象是其他內行人，人數比較少。

除了圖畫，何君亦取出地圖對比，構思夷平哪一座山丘，填平哪一條溪澗，好讓商賈建塔。在地圖上塗塗抹抹，行阻無間，仿佛一張圖畫般讓人任意發揮。

如此待了一個時辰，何君又起行了，按着地圖，試着從山的另一邊下坡，可是繞來繞去，也找不到大路，反而進了密密麻麻的樹林，地圖上沒記載，何君也不憂心，心知離島再大有限，只要往前一直走，終會到達岸邊，屆時沿着走便可找到碼頭，故此沒有從原路回去，此間也沒有人可供問路。

如此走走停停，何君又進了另一個樹林，其時天已入黑，牛蛙之聲此起彼落，間中頭上傳來各種鳥啼，相比鬧市中車馬奔馳之聲、喝爹罵娘之聲，這些叫聲都不覺聒噪，反而催人入睡。

何君查看了一會，便在一棵大樹旁坐下，放下包袱，解開衣襟，舒了一口長氣……抬頭望向穹蒼，月亮又圓又大，即使枝葉密密麻麻，也沒全部遮住。正當何君合上眼睛，打算在此度過一夜，卻穩約聽見潺潺水聲，原來不遠處有條小河，不靜下來真難以覺察，便又站起來，藉着月光尋去。

走了一會，何君便找到小溪，連忙喝了幾口，又掬水洗臉，攀山越嶺了大半天，全身都是汗水，便打算脫衣進去洗澡。

正要解下上衣，何君才發現溪澗上游有個小瀑布，瀑布旁邊有個人，雙腳浸在水裏，似乎看着何君一陣子了，其身形纖細，是個女子。

何君身處下游，該喝了不少該女子的洗腳水，但似乎不以為忤，只怔怔的望向她，猷猷的發呆，雙眼一眨也不眨，仿佛一走眼該女子便會消失無踪。

女子察覺何君盯着自己，連忙起身離開，何君一驚，也馬上站起身，但未走上兩步便停住了，似有一股怪力阻止他追上去，也似有一股理智告訴他沒理由去追。卒之，這夜便在瀑布旁睡下，而且睡得很穩，

嘩啦嘩啦的水聲很悅耳。

翌日醒來時，天已大明，何君以溪水沖洗臉面，環目四周，只見瀑布不遠處有枝旌旗，大大寫着個酒字。

何君刮乾淨鬍子，仔細整理了髮冠，又把髒衣服換下，可惜水流太急，照了幾次也看不見自己容貌，之後撒了泡尿，也被泥土很快吸收掉，當不成鏡子。來回踱步了好一陣子，又去河邊漱口，這才動身是那酒棧。

只見那酒棧小小一間，簡陋而且破舊，酒旗褪色，牆身剝落，看來已經營多年。何君踟躕了一下，才輕輕揭起門帘，只有幾套桌椅，一個人也沒有，嘆了一聲，隨手把包袱放到桌上，卻沒坐下，把這一眼看完的小店看了又看，看得最多還是那塊隔開店面與內堂的布帘，這布帘時而隨風搖曳，很有惹人揚起的慾望，但畢竟與門面那塊布帘相反，並不歡迎外人內進。

何君又待了一會，便用力咳幾聲，很快便聽到腳步聲響，內堂終於有人出來，是個老頭，何君一愕，難掩失望之情，悻悻然說道：「店家，勞駕打醒酒。」老頭見這洋人會說本地話，才寬心下來：「好的，你等等，要些小菜嗎？」何君：「好的，隨便弄些來吧。」老頭便返回內堂，又餘何君一人在店面。

未幾又是老頭奉酒菜出來，何君便與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問他附近有何好去處，怎樣到碼頭之類，老頭好像不太想搭理，只稱走半哩路便到碼頭，附近沒什麼好看的，只有一個沙灘。原來何君昨日從離島一頭走到另一頭，已接近二號碼頭，叫赤海角碼頭。

最後連瀑布也談了，據說此處的酒以該泉水釀造，何君大讚酒味香醇，但老頭還是提不起興致，只稱

離島居民都來此買酒，一買便買幾醒回去，倒沒多少人坐下喝酒……也許暗示自己不慣與酒客閒聊。

不過何君還是賴着，鼓起勇氣問：「你一位老人家經營不會很累嗎？有人幫手吧？」老頭：「還好吧，老伴過身了，女兒下課後便幫忙一下。」總算聽到點子上了，何君忙道：「當真？真是好孝順呢，咦，今天假期不用上課，怎麼沒見到她。」老頭正要開口，店外腳步聲響，何君猛地回過頭，差點沒扭傷脖子。又失望一次，進來之人又是一個老頭，竟是上周才認識的逸士先生。何君與逸士未打招呼，老頭已迎上去，一邊打點桌椅碗筷，一邊笑說：「好久不見啦，官爺今日大駕光臨，沒帶夫人一起來嗎？天氣真不錯呢！大清早便來，真難得，酒菜很快便備妥……」

何君也抱拳道：「幕僚長大人，沒料到這麼快又見面，還記得在下嗎？」逸士：「盟報晚宴裏大出風頭的少俠嘛，我還未老得如此健忘。」「先生當然不老，只是貴人善忘。」「好說好說，少俠也來郊遊嗎，還是公務在身？」「當日談起離島，便想來看看了，此處風景甚佳，正好寫生。」「少俠不只武功了得，還是文人雅士呢，難得難得。」老頭見二人原來識得，有點遭受冷落，也不甘心只去端酒菜：「對了，我叫小女出來向官爺請安。」

何君忙整了整衣襟，逸士對他說了些話，幾乎沒聽見：「官府中人就該像你多些出來走動，不整天窩在衙門中，龍港才多大，沒有一處要花多過一天來回，但好些官員莫說離島，連邊界街以北也未去過。」何君：「上次聞說商賣有意在此大展拳腳，今兒才知不是易事，應有的都沒有，一切從零開始。」逸士：「若真有意開發，這樣才方便呢……」

說到此處，內堂布帘晃動，鑽出一個小人兒，十五六歲模樣，紅着臉蛋兒，又似害羞，但更似不滿，看來是被爹爹推出來，小姑娘向逸士點頭道：「官爺你好。」雖然一臉倔強，語調也冷冰冰，但嗓子還是十分悅耳。逸士笑道：「沒見多久，又長高了。」

小姑娘見何君望着自己，也點頭道：「官爺你好。」也許在她眼中，洋人都是官爺。何君忙回禮：「你好你好，在下雖在官府辦事，但稱不上官爺，喚我名字便可以了，我姓何，叫君。」姑娘：「是將軍的軍嗎？」何君：「不，是君子的君。沒有衣的裙，沒有羊的群。」姑娘便樂了：「哈哈，沒有衣服又沒有羊，當君子原來這麼窮。」

老頭斥責姑娘不得無禮，何君卻十分受用：「不錯，在下確實有點窮。對了，未知姑娘高姓大名？」老頭代答：「小丫頭沒什麼好名字，叫她伊伊便好了。好啦，伊伊，你可以回去了。」看來不欲女兒再和外人說話。何君神往地說：「伊伊……真好聽的名字，是秋水伊人的伊嗎？」老頭：「小姓伊，沒唸過幾年書，不懂那些話。」何君：「原來如此，真趣緻呢，不過若是別些姓氏，叫陳陳李李的，就不好聽了。」除了老頭，幾人都笑了。

姑娘更是笑得掩着嘴巴，看來很高興這位小官爺捉弄爹爹，便對何君說：「我叫伊華，又土氣又像個男的，你說是嗎？我都不懂爹爹為何取這個名字，所以我寧可別人喚我姓氏。」

何君見她笑了，得意道：「不會土氣呀，這是舊福音中第一個女子的名字。有讀過福音嗎？」伊華：「學堂有教過新福音，我剛讀完九年了，都是免費的。」「你若嫌土氣，可以自己取個學名呢。」「什

麼叫學名？」「就是岳飛，字鵬舉那種。」「我沒有這種字號呀，你有嗎？」何君也沒有，便即場杜撰：「何君，字……來日。」伊華低聲唸了幾遍：「來日來日，是來日方長的意思嗎？你也替我取一個好嗎？」「好呀，叫……添園好嗎？」「聽起來不錯呢，是什麼意思？」「舊福音有個地方叫倚天園，天地間第一對男女便住在那兒，乃一片人間淨土，我見此處風景這麼幽美，便想到這個了，而且倚和伊也近音呢。」伊華便轉頭對爹爹說：「聽到嗎？以後要喚我作添園。」眾人又笑了，老頭只能搖頭嘆息。

何君又問：「會說洋文嗎？」伊華：「會一點點。」老頭又插嘴：「看人家官爺連中原文都說得這麼好，你卻不學好洋文，真不害躁，還不快回去讀書。」又趕女兒進內堂。何君：「洋文沒什麼好玩，畫圖畫還較有意思，學堂有教嗎？」伊華點頭，何君續說：「那麼，這幅畫送你吧，昨天隨便畫的，別笑啊。」說着從包袱取出一卷畫，在桌面攤開，伊華馬上「嘩」一聲：「好漂亮啊。」

何君更得意了：「我有帶畫具，要教你畫嗎？」伊華拿起畫來仔細端詳，好像入迷了：「不用啦，我不會畫得這麼好。」我第一次來，還有哪處好風光可以畫？」「畫瀑布呀，對了，昨天在瀑布的人是誰嗎？」「對，你認得我嗎？」「對呀，入夜後沒什麼人來這兒。你若要畫其他風景，有個海灘，不過海灘沒什麼好畫的，倒不如畫天上的雲，不過要畫雲倒不必特意來此處……」老頭又插話：「好啦好啦，你懂什麼，官爺的大作，你怎敢要，快還人家。」

伊華只好放下，何君好生失望，捲回圖畫：「呀，我下次再來畫吧。」老頭：「這種窮地方有什麼好畫呢。」「別這麼說，龍港沒幾處地方如此山明水秀呢。」「山明水秀又不能當飯吃……」逸士也贊同：「畢

竟鄉民才是土地的主人，官府該按其需要來規劃。」何君：「可是若為了建塔住人，毀了這些好山好水，豈不可惜？」逸士：「龍港尚有許多人住草屋，五六人擠在小小一個房間的也有，他們可顧不得閒情逸致呢。」老頭笑道：「還是大人懂得民間疾苦，若此處發展起來，我這酒棧便興旺了。」

何君見這老頭對己成見甚深，便說：「可否請令千金幫個忙？」老頭：「這個小丫頭有什麼幫得上，官爺請吩咐。」「我想畫幅肖像，但苦在沒有對象，能否借令千金畫幅草圖？坐着不動一會便好了。」「我這醜丫頭有什麼好畫？」「哼，山水沒什麼好畫，肖像又沒什麼好畫，也許我的畫太差了，污了閣下的眼睛，我還是扔掉這些畫筆畫布吧。」說時帶點怒意，擺擺官威，老頭馬上慌張起來：「萬萬不敢，官爺要畫什麼便畫什麼，官爺給面子，伊伊你要乖乖聽吩咐。」伊華也很雀躍，於是二人便到瀑布處，既畫山水也畫人……這短短半個時辰，可能是何君前半生最美好的事了。

下午何君回到市區，回到家裏，輾轉反側了半天，卒之把那套積極版本的方案鎖起來，翌日兩手空空回到衙門，跟薄荷說放棄了計劃，還是向舵主繳交原本的消極方案好了。

第七回 緣慳紫禁巔 秒會燕京王

今天到期提交報告，舵主重臨特派衙門，該發現兩個月來此處變化不少，添置了茶煲和盆栽，多了好幾張桌子，擺放二人讀過的文件，如同一座座小山，牆上貼了工作進度表、人物及派別關係圖、歷史紀要，

雖只兩位成員，卻有股熱鬧氣象。

每日因公事見面四五個時辰，何君和薄荷卻沒任何情事，若以圖表表示，二人關係純屬虛線，猶如兩派之間只有商賈來往，卻沒兵刃相見或共禦外侮。

薄荷把一疊稿件交給舵主後，便開始說明，她把京華派過去三十年間，關於龍港帥印，或稱主權，的言論一一細數，其實每一次也差不多，都是那八字真言「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論調如此「見外」，畢竟這些京華派掌門、龍頭都不是龍港人，也不是傻瓜，縱有誓要收復的熱情，卻有暫緩處理的冷靜，深知強行收回等同毀掉龍港，收回一件廢物不如寄存一件寶物。

報告就契約到期一事擬定了幾種表達方法，並按每種方法估算京華派的回應，然後進一步擬定對應之法，每個情景均佐以優點缺點與顧慮……雖是紙上談兵，不過是次任務只求盡了責任、提出問題，並不包括解決問題，看來也足夠了，期間舵主一言不發地聽着，不置可否。

當中有幾個樂觀情景，京華派將如此回應：「地契就先批出吧，期限可屆某某年，至於龍港的未來容後再議。」關於續租條件，我會找落英總舵商量。為免龍港百姓揣測，與總舵磋商時我方不會驚動外人。」

薄荷與何君花了一個時辰，交代好整份報告，舵主點了點頭，表示明白，但沒有表示嘉許，因為嘉許要配合笑容，而這份報告不怎麼令他笑得出來，並非報告編得不好，只是悲觀的情景遠多於樂觀的，而且有關推論亦比較合理，較大機會出現。

舵主：「嗯，這報告嘛，看得出你們很用心編撰，但是有點……被動。」薄荷：「要主動一點嗎……」

對誰主動？」「對京華派啊。」「作為分舵，原本就無權談論主權啊，怎麼主動提出。」「我意思是，多點行動，不只是設計雙方的對白。」「我們以為舵主只希望渡過難關，並低調行事……」「對呀，在這前提下行動，不可能嗎？報告就這樣了？」

薄荷急了：「其實我們也考慮過，以為與舵主要求不符才沒寫進報告。」說着望向何君：「喂，你幾天前提議的東西，現在說說吧。」何君聳聳肩：「不，那不成的。」薄荷：「你先說出來，讓舵主判斷成不成吧。」何君總是不依。薄荷又急了，便自己說出來：「是這樣的，為了讓京華內部支持落英續租龍港，在舵主的權力許可下，以低價出售離島土地予京華派商賈……」把何君的法子說了一遍，也不顧何君面色多難看。

舵主：「嗯，這不失為一個出路，為何你認為不會成功？」何君：「呀……首先時間緊逼，舵主下個月便去見京華派，到哪兒找個有勢力的商賈去收買？二來續租龍港對那商賈有利，卻對京華整體沒多大利益，他又豈能說服掌門龍頭等人？」舵主：「我到底在此待了許多年，人選總會有；至於效果，我想那位人選沒把握不會接下。」

何君囁囁嚅嚅：「不，還是不好……」舵主：「還有何顧慮？」「離島，還是不發展好，給龍港留一塊淨土……」「哈哈，還以為你要說什麼，若京華把龍港收回，屆時整個龍港都完啦，離島也難獨善其身。」

接下來一個月，這特派衙門沒之前般繁忙了，只需中間匯報一下京華最新形勢，舵主起行前數天更對二人說：「我到燕京期間，你二人可以休假，不必來衙門了。」何君愕然：「我們不用隨行嗎？」「你

想去嗎？」我倆加入官府便為了此行，該負責到最後啊。」「你要同去也沒所謂，但此行並非最後，往後與京華交手的時機多着呢。」「那麼更應讓我們去，京華封鎖多年，正好藉機一窺究竟。」「好吧，那麼你們同去吧，你向女官說一聲，讓她與京華安排。」薄荷卻說：「舵主，這話只是他說的，我最喜歡休假的了。祝你們一路順利啦！」

燕京之行不算聲勢浩大，除了舵主和何君，僅幕僚長逸士先生及策士順翼先生同行，坊間只當此行乃一般會面，出發前並未大肆報道。

一眾人馬穿州過省，沿途飽覽中原風光，與耳聞之景象加以印證，便覺道聽途說之事頗為誇張失實，市況其實不似傳聞般蕭條破落，出現這落差的原因，一來訪事員報憂不報喜，二來時移勢易，幾年時間對銳意變革的派別來說，已足夠改善許多事物了。

一場歷時十年的內鬥浩劫，於三年前正式結束，四大惡人瓦解，燕京王重出江湖，建立了「具京華特色的社稷主義」，至於這種特色、主義到底是什麼，那並非依靠一堆定義來描述，而是在實踐、檢討、修正的循環下，慢慢完成的一個製成品，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可從製成品反過來推理出那些定義，或推理出某些人在想什麼，然後將兩者畫上等號。

越是處於動亂之中，越是充滿陷阱，稍一不慎就會萬劫不復，燕京王就曾經三次萬劫「不復」呢，這比一帆風順了不起得多，證明他經得起考驗，並擁有最豐富的體驗，所以他與京華特色的社稷主義，不

僅有個等號，而且是個「全等號」。

此行便是去見這樣一號人物。舵主作為總舵指派的龍港代言人，偌大一個派別撐腰，可不會怯場，但何君只是分舵一個小將，稍有差池大可劃清界線，不由得他不慎重，今天一行人抵達燕京，何君更加緊張起來，在客棧總是坐立不安。

很快便知這種不安太多餘了，因為舵主說：「明天中午你們三人去與幾個京華人物會面，我去見駐京華大使達理先生。晚上見燕京王前，幕僚長和策士來我房間，我會講解達理先生的看法。」何君：「我呢？」舵主：「你？你不用聽我講解，晚上到處逛逛吧，先旨聲明，嚴禁逛青樓窯子之類，莫墮了本門威風……不過這兒該沒那種地方。」「為何我不能同去？」「官府之間的往來不是鬧着玩，你道此處是大俠府邸，我打個招呼就能過關？什麼官階什麼議程見什麼人，統統有規定，我不管你過去在花旗派怎樣，此處得按規矩，若非此行與你工作有關，還遠遠輪不到你來。」見舵主說得嚴厲，何君連忙道歉，並乖乖聽命。

其時仍是中午，還有一整天才需進宮，原本是出外遊覽的好時機，何君卻待在客棧，一來碰了釘子，沒有心情，二來要給他的伊華姑娘寫信；這封信寫了兩頁，講述此行任務和沿途所見，與及一行人的軼事……我們路經一座山，叫觀音山，山上有一寺，但寺門只掛了一條對聯：「觀音山上觀山水」，一問之下，原來寺方一直想不出下聯，便留白了，並出賞金七兩向各方徵求。

我想了一下，便對出「關帝廟內關廟門」，知客卻搖搖頭，說下聯須與景物吻合，而山上沒有關帝廟。

我又想了一下，便對出「釋迦門下釋門道」，但知客又搖搖頭，說必須用實境；我有點生氣了，便解釋「門下」、「門道」都語帶雙關，既有意境又對仗工整，他卻支吾以對，借些事情走開了。

舵主便對我說：「這些地方為了吸引遊客，才想出賞金徵聯這種玩意，一旦對出了，就少了文人雅士慕名而來，所以任憑下聯再工整，他們也不會承認的。」

其實何君留在燕京沒幾天，寄出的信不比自己早多少抵達龍港，不過身處外地是寫信的好藉口，若果回到龍港才動筆就太過刻意了。再說千里迢迢仍想着對方，才體現出那股牽引力呢……世上縱有鞭長莫及的敵人，卻無鞭長莫及的情人。

語氣很含蓄，內容很充實，不時提到舵主燕京王，更有助自抬身價。何君一邊寫一邊笑，不待寫完，心情已好起來了，便到外面逛逛，順便令這封信更加充實。

其時大寒，在寬闊的大街上走着，風從四方八面吹來，刮得臉面吃痛，在龍港市區沒有這種滋味，四周總有人和高塔為你擋風，而燕京的人流或高塔密度，只及龍港十分一，而人均收入及房產價格更低於十分一，所有數字都少了個零，有種回到上一輩的感覺。

燕京才對外開放不久，舶來品少得出奇，店舖中多為土產，許多小說中讀過的物事，這時才有機會見到，心癮一起，便隨意買些糕點，但咬第一口後，連口癮也過了，才覺得沒想像中好吃，不是太甜就是太鹹，可不能送給重要的人，而且吃完了就沒有，不能以之紀念……當然這是何君的想法罷了，對方說不定正是想收到這些零嘴呢。

來到一家雜貨店，見裏面許多舊式家俱，龍港早已不賣，便入去看看，不過當中能送人的物事卻沒多少，茶壺墨硯一類不合女子，鏡子梳子太土氣，髮釵紙扇又不太實用，唯有把紙油傘，好像一打開來便有鬼，也很小巧玲瓏，便買了一柄。如此逛了半天，才找一家茶館歇腳。

這家茶館很熱鬧，大家都聚在中央，原來有人在下圍棋，旁觀的人則在賭棋，都是一些老頭，一邊喝酒喝茶，一邊研究棋局，其中一名棋士卻頗年輕，約三十出頭，頭髮亂糟糟，也許是想棋想得搔破頭腦。何君學中原文之餘，也自學過圍棋一兩年，不過這種裝裝門面的棋力，只夠判斷簡單的死活，粗略的局勢……此時只是開局階段，年輕人明顯落後。

二人下得慢吞吞，何君也叫了酒肉，在旁湊湊熱鬧，龍港人只愛賭馬，取其勝負快捷，燕京百姓卻是嫌太多時間，下棋動輒花上一個多時辰，正是消磨時間的好法子。

何君聽了這些老頭的評說，方知那年輕人自稱三目先生，棋藝好極了，可是太過托大，為了多賺彩金，竟然讓對方四子，才弄得如此吃力，對方畢竟是茶館中第一高手，旁觀者也沒受高賠率誘惑，紛紛押注三目先生的對手。

何君也湊趣，卻是押在三目先生一方，然後正眼不瞧棋局，甚至與另一個老頭擺起陣來，天南地北聊聊天，除了政局什麼也談，旁人得知他從龍港前來，均十分好奇，在他們眼中龍港是個「明珠城」，乃一生必到之處，至於花旗派，更是猶如另一個世界了。

如此一個時辰，太陽快下山了，棋局也到了官子階段，此時三目已鬆容不逼，情知大局已定，如何下

也是他贏；對手還在搔破腦袋，以為仍有翻盤的機會……末了，恰巧贏了三目，可謂局如其名。

有人讚何君好眼光，何君便說：「全京華冠軍啊，讓四子也不算什麼。」眾人聽了嘩然，轉頭去看三目，才發現他拿了彩金，早去得遠了。何君便解說：「他自稱三目，避稱本姓，自是其姓氏很特別，別人一聽便知其身份，可是改姓又於祖宗不敬，才改綽號。於是我從其綽號去猜，雖沒有姓氏由三個『目』組成，卻有三個『耳』組成的呢，耳和目的意思字型均有關連，最適合用來借代，便決定下注賭一把。」何君棋藝一般，棋壇人物倒很熟悉。

眾人聽了均恍然大悟，若早知是三耳先生，貴為三屆全中原冠軍，讓六子也讓得起了，只沒料到他竟在茶館胡鬧，也有人說派內大賽獎金不高，確實要賺些外快，相比之下，櫻花派的高段棋士，個個名利雙收，難怪許多高手都外流。

何君一行所住客棧，是燕京中少有的高塔，翌晨何君被一陣寒風吹醒，便前去關窗，往窗外一看，才見到客棧外有幾棵大樹，花兒正含苞待開；此時燕京正是初春，乍暖還寒之際，最是生氣勃勃。

中午時有人來接何君一行，抵達天字門廣場，進入弟子大會堂，沿路不少弟子駐守，個個木無表情，十分盡忠職守；其實這些駐防形同虛設，因為京城中最敢鬧事的，大多是比他們高級的弟子。

何君主要來旁聽，對答均由幕僚長和策士負責，抄抄筆記點點頭，時間很快便過了，接着何君便獨自回去客棧，幕僚長和策士則前往會合舵主，為會見燕京王作最後準備。

何君遊覽了昔日皇朝的宮殿、祭壇，才回去客棧，手上多了些紀念品，豈料甫進門，掌櫃便給他一張紙條，原來舵主要他回到弟子大會堂商議，一問掌櫃，方知此紙條已是半個時辰前留下，何君只好快馬加鞭，連忙回去，這次無京華人員陪同，又多花了時間通行。

來到會場時，大門推開，只見舵主等人出來，正要開口說話，舵主揮一揮手止住，這時燕京王也出來，與三人逐一握手送別，原來會議已結束了。何君與燕京王打個照面，不禁為之一震，早就聽聞其身軀矮小，卻沒料到當中有一股神秘氣勢，就似某些力量壓縮在裏頭，在微笑時隱隱散發出來，教人不寒而慄，如此稍一失神，已見一隻手遞到面前，才連忙伸手去握，卻見燕京王仍在微笑，和藹得令人不安。

何君白行一趟，此事也怪不得他，是舵主說可以到處遊玩，而他亦沒去逛窩子，故此回途上何君只說：「我一回到客棧，便馬上趕來了，未知舵主找我何事？」舵主冷冷的道：「回去再說。」可是回到客棧，舵主仍沒有說，卻與另外二人連夜開會，何君被摒諸門外，只負責捧着兩個花瓶回房，那是京華派致送的紀念品，據說「花」「華」「英」三字相通，故以之寄意。至於兩派關係是否和花瓶其餘特質相通，例如中看不中用、易碎不易合，則有待時間分曉。

何君回房後，續寫那封半天吊的信，語調少了一股興奮，草草收筆，便交給小二代為寄出，翌日一行人動身回程，已沒什麼好記的了。

外人傳

作者：

水元（林嘉沅） (lin.yuen@gmail.com)

編輯：

時雨

設計：

項苑喬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node.com

2020年3月

小說

ISBN：

978-988-8664-28-3

定價：

港幣125元正／新台幣500圓正

這是一個關於龍港併派的故事，前後橫跨了十八年。

龍港是個大家都熟悉的繁榮城市，多年來與世無爭，不過有個「落英派」和「京華派」遺留下來的問題，終於找上門了。

龍港百姓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生活慣了，現在得面臨「歸還」的問題，何時、怎樣、還什麼、給誰……這一連串既新且舊的問題，為悲觀的人帶來惶恐，為樂觀的人帶來色彩。

這些問題更涉及許多江湖恩怨，除了京華落英相爭，還有花旗鐵幕互搏，各派內又有保守／改革勢力，派別之間亦有統一／獨立勢力，全都在不斷地鬥爭着，關連着。

總括來說，那不是最好的時代，也不是最壞的時代，但一定是最值得記錄的年代。

不僅背景複雜，更有些不相干的人物來摻上一腳，例如兩個從花旗來的外人，亦即本書的兩個主角，便是來龍港大展拳腳、興波作浪。

由京落聲明到基本功，福厄難島戰役到美麗報事件，杞芙派事故到鐵幕派倒台，鐵血師太到燕京王，大雅灣到薔薇園……一一帶着二人的身影，而二人的命運，也像江流入海、雨落進湖，漸漸纏繞不清起來，到最後誰才是「外人」，已難分說了。

ISBN 978-988-9664-28-3



9 789888 664283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oo}E.

上架建議：小說

定價：港幣125元正 / 新台幣500圓正